

論美因主義

俞 燦 著
士林書店發行

論曼陀主義

俞 燊 著
士林書店發行

571.19252

990

2

目次

第一章	什麼是美國主義	(一)
一	· 麥克考密克的話	
二	· 就是法西斯主義	
第二章	大本營	(二四)
一	· N A M Z I S	
二	· 華爾街的衝鋒隊	
三	· 一個例子	
第三章	孵育的小雛	(二九)
一	· 母雞——自由同盟	
二	· 一羣小雛	
第四章	規模已具	(四六)
一	· 反新政	
二	· 軍人干政	
三	· 祕密警察	

第五章 既成事實……………(六五)

- 一·質的變化
- 二·蒙特法案
- 三·反勞工法案
- 四·種族歧視
- 五·思想統制
- 六·戰爭販賣
- 七·加強獨佔

第六章 法西斯的辯護人……………(六八)

- 一·美國例外論
- 二·幻想種種
- 三·理論一般

第七章 人民沒有沈默……………(六九)

- 一·坦率的警告
- 二·人民的力量
- 三·一個重大的標誌

第一章 什麼是美國主義

一 麥克考密克的話

美國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麥克考密克 (Col. Robert McCormick) 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對一羣英美記者談稱：杜魯門總統和華萊士『都要把我們帶向共產主義過了一半以上的路了。』這話是何所根據呢？他說，『假使你們讀了杜魯門先生今天早晨的演說和華萊士先生幾天以前的演說』，便可以得到上述的結論的。華萊士先生一向代表着美國進步人民的主張，是衆所周知的。可是杜魯門先生怎麼也變成了共產黨呢？原來杜魯門於二十七日召開了特別議會，並提出了十一點基本計劃咨文，主要地包括管制工資與物價、特別利得稅、建造房屋等。這一點點貌似進步的計劃不在前年提出，不在去年提出，偏偏在議會休會期間，在大選即將舉行之前，忽然冷水變熱地召集特別議會，提了出來。這明明是明知共和



黨反對，決無法實現，卻故意賣弄一下，來爲自己爭取選票而已。共和黨早已對此手段憤怒地指出爲『玩弄廉價的政治手腕』了。然而，單這樣口頭說說玩玩，已經使麥克考密克驚爲共產主義了。

麥克考密克接着說，『杜威代表什麼，我不知道。我只能從反面表示出來。他並不代表美國主義的。』

如所周知，麥克考密克的芝加哥論壇報，在被九十三位華盛頓記者公認的『最不正和最不可靠的十種報紙』中榮居第二位。(Leo C. Rosten: *The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s*) 現在從麥克考密克口中喊出『美國主義』這名詞，而且就他的談話中可以看出，連杜威這樣鼎鼎大名的反共健將還够不上代表美國主義；顯然地，美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是處於怎樣兩個極端的。

那麼，究竟『美國主義』是什麼呢？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的紐約郵報曾謂：『自由同盟所辦育的反新政小雜，正在辦育法西斯主義。』而這些被辦育的『小雜』中間有一個名叫『共和國哨兵團』的組織，曾將社評

供給一千三百餘種報紙，力主『回到美國主義』。

赫斯特系報紙專欄作家貝格勒熱烈稱譽哈特是一個『公開地爭取美國主義』的戰士。而哈特是什麼人呢？他是『美國西班牙國家主義者聯合會』的首腦，是『美國向西班牙看齊』一書的作者，他正是在美國志願爲佛朗哥宣傳的首腦人物。

『豪門美國』一書的作者賽爾提斯說，假使法西斯主義光臨美國，它將以『美國主義』的面目出現。他在該書（上海世界知識社譯本）如此說：

「全國製造商協會對美國反動勢力，供給了大批參謀本部的人才。製造商協會的構成份子，發動組織，或出錢津貼一切希特勒軸心國家及南美洲的法西斯運動，並且一當反動到了它的最後不可避免的地步的時候，即將以刺刀武裝自己，變爲法西斯主義。如果法西斯主義光臨美國，則它將以美國大流氓胡狼（Red Wolf）所稱它爲『美國主義』的姿態出現美國，它只有在大金融及工業利益支持下纔能成功，正如德、義、日本、西班牙、葡萄牙、中國、希臘及其他國家的歷史所曾表現的一樣。」（見該書第一四二頁）

他又說：

「如果有人對所謂『美國主義』的反動或其土產的法西斯性質尚有任何懷疑的話，那末這些哨兵團的發言人之一已經把它闡述得很清楚了。耶魯大學的威爾遜（W. A. Wilson）曾建議修改憲法。他說只要從憲法中刪去一個語辭，那末美國理想就能達到了。」

「威爾遜道：『我的建議是刪去憲法第八節第一條中『一般的福利』這個語辭』。新共和雜誌的編輯，經濟學家喬其沙爾（George Soule）曾指出，雖則哨兵團的修正案可以防止政府替全體人民最高的利益服務，『然而實際上卻頗為不必須的，因為大多數最高法院早已很嚴格地限制福利這個辭的意義了。』」（同書第二三九頁）

所以，現在在美國所喊的美國主義，麥克考密克口中的美國主義，也就是大流氓胡狼口中的美國主義，也就是美國金融工業大亨們口中的美國主義，並不是別的，正是法西斯主義，是美國的法西斯主義。

二 就是法西斯主義

美國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的美國版。「美國第一」就是希特勒的亞里安種族優越論的美國版。「美國世紀」，就是希特勒的「新秩序」的美國版。

華萊士在一次公開的演講中會說：「美國已經成爲世界反動的中心了。」而摩萊在他反對塔孚特——哈特萊法案（奴役勞工法案）的運動中也會說，這是「美國走向法西斯的第一步。」可以說，賽爾提斯的論見，還是比較保守的。事實上，法西斯主義早已「光臨」美國了。賽爾提斯說：

「當反動乞靈於刺刀的時候，其結果就是法西斯了。」

「這就是在德國和義大利，在西班牙和其他國家中所發生的。」（「豪門美國」第一三二頁。）

他又說：

「被崇拜的潛伏中的法西斯可能性，那就是說，那最強大的反動勢力也許有一天……決定把他們百萬財富化在黑衫的刺刀上，而不再接受投票箱的決定了。被崇拜的法西斯幾乎受到每一個人的保護，特別是報紙和無線電。某種暗中的陰謀是確實存在

的。」

「如果有一天，現在在美國努力傳播反動的那同一批人士和組織，竟以他們百萬財富投資於一個自認爲暴動者如蓋拉特，史密斯之流，或由他支持的參議員之一；如果有那一天那龐大的赫斯特——霍華特——麥克考密克——柏德遜——蓋拉特軸心在這些領袖之一的背後聯合起來，形成一個金錢、報紙、輿論、暴動和武力的聯盟，那末法西斯就要在美國代替了反動。」（同書第二三二頁）

賽爾提斯是太天真了一點的。當年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所以完全「乞靈於刺刀」，正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缺點。今天美國法西斯已經改正了這缺點；它早已有了刺刀，卻藏在暗處使用，卻和金元聯合並用。金元比了刺刀厲害了無數倍，再以刺刀與金元互濟其窮，輔車相倚，比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單「乞靈於刺刀」高明得多。而況美國法西斯從來就沒有「接受投票箱的決定」，而是投票箱接受法西斯的決定的。投票箱既然是法西斯的裝飾品，那自然樂得保留下來作爲掩蓋罪行、欺騙人民的幌子。所以，假如像賽爾提斯那樣天真地一定要等到「乞靈於刺刀」，「不再接受投票箱的決定」纔認爲法西斯「光臨」美國，那恐怕永遠

不會有這樣一天，而事實上，法西斯卻早已高據在 Capitol 的寶座上了。

據紐約時報載全國海員工會通過一決議，指出國內爲首的法西斯份子，是美國最大的敵人。決議案中稱：

「希特勒的代理人已經潛入我國國民生活的要津——大商業、國會、新聞界、廣播界。他們發狂地在從事淆亂和分化人民，使國家紊亂以及阻撓生產的工作。反猶，反共，反勞工，反黑人等等挑釁就是他們用來挑撥離間勞方與資方，工人與農民，以及某一團體對另一團體的方法。」

「我們重申我們對我們總司令及其勝利政策的衷心熱烈支持……」

「我們籲請我們的總司令，調查並懲罰在大商業中以全國製造商協會爲代表的國民福利的敵人：（參議員）惠勒，尼葉，康納萊；（衆議員）狄斯，費許，（霍華德）史密斯；在報界的赫斯特，柏德遜，麥克考密克和霍華德；在宗教界的蓋拉特，史密斯，柯林神父等和三K黨。」

在一九二七年，墨索里尼上臺後五年，亦即是蒂森（Hitler）籲請所有德國大商人

津貼希特勒的那一年，哈潑固特(Norman Haysgood)在他的「職業愛國者」一書中揭發了若干雛形的美國法西斯組織。他說：「其中少數組織對它們的企圖毫不諱飾，它們是由認為紊亂中可使財富安全、而正在企圖製造一個可使金錢安全的世界人士所組織的。」

他接着說：

「大部份這些組織，特別是較小的，是由一般的大資產階級，或個別的因為布爾什維克而整夜失眠的大財主，或深懼激進份子的會議已威脅他們所打出來的天下的將軍們所支持的……」

「它們灌輸所謂愛國主義即是致力於商業特權的這一個思想；所以法律和官員應限制在這個定義下的不愛國的東西；所以唯一解決我們工業時代最大的問題即勞資糾紛的辦法，是鎮壓一方面。」

他最後把這些組織總括起來說：

「這些組織的精神和作風雖有程度上的不同，然而我把它們放在一起討論，因為它們有一個公共的企圖，想把這個高貴的名字和情操（指愛國）變成貪慾和懦怯的侍女。」

「主要的事實是：這種爲了服役於金錢而堅持對愛國主義的貶損，是受到在戰爭中發財者以及抑低勞工生活水準的人們最出力的支持的。」

而值得特別提到的，是美國大財閥的最早一次想在國內推行法西斯的陰謀。

「勃特勒(Smedley D. Butler)將軍曾在麥克考密克——狄克頓(McCormick-Dicks-son)委員會，即第一次非美活動委員會中宣誓所證，有人邀請他領導美國的法西斯政變，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四十二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乃是由美國自由同盟，華爾街銀行家和經紀人，以及美國退伍兵團領導當局的諸領袖所主持的。」

「委員會刪去了摩根的法律顧問台維斯的名字。更刪去了各種證據證明彼等曾商議可請勃特勒將軍帶領一支不下五十萬人的軍隊，並且計劃「由杜邦擔保」向賴明頓軍火廠賒取槍械和子彈……。「有一位杜邦先生是美國自由同盟的董事，杜邦家屬且握有賴明頓軍火公司大部的股權……。」委員會又刪去勃特勒將軍的證言稱策劃法西斯政變的人士會向其保證謂三星期內必有一新組織成立，「而大約二星期後果然有自由同盟發現，其組織正如他對我所稱道的一般。」（「豪門美國」第二四五頁）

而費城紀事報、紐約郵報及兩張卡姆賴報紙等比較嚴肅的報紙對於這陰謀更有生動的記載。（『豪門美國』第二四六頁）標題是：

三百萬元建立法西斯軍陰謀洩露

P. C. 法蘭區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勃特勒少將今日透露，有一批有錢的紐約經紀人會請他領導一個法西斯運動，在美國建立一個獨裁制度。」

「勃特勒將軍曾在海軍陸戰隊任少將，於三年前退職，他今天是在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的祕密會議中洩露上述的消息。」

「勃特勒將軍在出席委員會作證前會將如何受邀請的事詳細告訴記者。」

「他毅然凜然地說：『當然我就告訴這個法西斯運動的領袖們，我對法西斯主義或任何其他主義均不感覺興趣，我決不考慮任何這一類的提議。』」

「『整個的事件我以為頗有叛國的意味。』」

「據他說是由一個與百老匯五十二號穆菲公司有關的麥克基爾（G. C. MacGuire）」

先生來找他的，請他把五十萬退伍軍人編成一隊法西斯軍。

「勃特勒將軍繼稱：「麥克基爾來看我不久之後，他又安排紐約經紀人之一克拉克（R. S. Clark）到我新鎮區的家裏來看我。」

「克拉克的辦公處在華爾街十一號，據說他的財產在五千萬元以上

「勃特勒將軍又談到這個計劃的大綱，他說麥克基爾會向他保證「他們手頭已備妥三百萬元，準備開始這個組織……」

「他的建議的主要點，是請我領導一個軍隊的組織……在華盛頓攫取政府的各機構……麥克基爾並向我解釋他們尚有其他兩個可做軍事的候選人，如果我不接受他們的邀請，那末他們將邀請即將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任職期滿的美軍總參謀長麥克阿瑟將軍；第三名候選人當為前美國退伍兵團司令麥克尼達（MacNider）。然據我所知，他們至今還沒有找過麥克阿瑟或麥克尼達將軍。」

勃特勒的證言有謂：如果非美活動委員會要知道這整個事件的真相，它應該召銀行家穆菲（摩根的銀行家，自由同盟的賬房），史密斯（亦屬自由同盟），麥克阿瑟將軍，退伍兵

團司令麥克尼達，以及吉亞尼尼銀行家貝爾格勒諾和陶萊——前退伍軍人麻省區司令和該組織的發起人之一。顯然委員會並不要知道真相。

勃特勒將軍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警告人民關於華爾街人物、自由同盟和美國退伍兵團諸領袖的計劃。將軍向人民作廣播演說稱：

「你以為要收買美國退伍兵團作非美的活動不很容易嗎？你知道一般的退伍軍人多認為這個退伍軍人的團體是一個愛國組織，來紀念上一次的戰爭，一個促進和平的組織，照料上次戰爭中受傷的戰士和犧牲生命的戰士的墳墓。

「但是退伍兵團是這樣的嗎？不是的，在它受銀行家的控制時是決不如此的。幾年來銀行家為各級職員購置巨大的俱樂部，津貼其創辦費等等，乃企圖形成一個分裂離開的組織。幾年來領導着退伍兵團的一羣——所謂退伍兵團的御屬——並不對愛國主義、和平、大戰中受傷者或犧牲者發生興趣……他們祇在打算如何通過其上級而利用這批退伍軍人。

「不是嗎？甚至到現在，美國退伍軍人的司令還是一個銀行家——一個一定知道麥

克基爾計劃的銀行家。我在非美委員會的證言中提出了他的名字。爲什麼他們不召貝爾格勒諾來問他爲什麼捐錢？」

「在另一次機遇中，勃特勒將軍揭發了這個內幕之後又加一結語稱：『我從未聽說過有一個不出賣他們的美國退伍兵團的領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九日紐約時報）』這不是已經鐵證具在了麼？正如美國全國海員工會通過的決議所說，『希特勒的代理人已經潛入我國國民生活的要津』，而且不僅『潛入』，可以說已公開地在控制國民生活的全部；美國人民已經面對着法西斯魔掌了。

第二章 大本營

— N A M Z I S

美國主義——美國法西斯主義，怎樣控制着美國人民的生活呢？這裏就必須先介紹一下美國法西斯的大本營。

在紐約第四十九街上的一座大廈中，有着一個「無形的」美國政府，它是白宮的真正主人，是美國的真正統治者，它的名稱叫做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簡稱 N A M）

N A M 也可說是從前德國僱主聯合會（German Employers' Association）的美國版。

正如賽爾提斯所指出，

「例如義大利的「全國工業協會」，在好幾年中其作風與今日美國的全國製造商協

會大致一樣。相當於鋼鐵協會的「金屬工業協會」也是如此。義大利又有與美國商會相類的機構，所有這些組織，在墨索里尼上臺之前，均利用其權力和壓力替本身謀利並與各反動的政黨勾結。

「在德國，遠在希特勒上臺之前，就有鋼鐵製造者聯盟，普爾工業家協會，以及其他和美國商會與全國製造商協會類似的反動組織。

「五十餘年來，在德國，在義大利以及在美國，都有商業、工業和銀行界的領袖們在組織各種協會或津貼各種組織，努力於維持現狀，保護他們的財富和權力以及反動政策。這一切都是法律許可以內的。」

有人稱他們是NAMZIS。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大約早在十年前就有了這一個綽號。這個綽號是依照同音的德文NAMZIS（納粹）一字而來，它非常精確地表明了該會的真正本質。

蘇聯公布的歷史資料「歷史的偽造者」，證據確鑿地指出美元大亨——這些NAMZIS會怎樣有計劃地、堅決地、預謀地在經濟上接濟了德國帝國主義，在精神和物質上武裝希

特勒的侵略，千方百計協力煽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毫無疑問，在這血腥的政策中起着特殊作用的是這向來保護德國反動派和法西斯主義的全國製造商協會的巨頭們。

正如『歷史的偽造者』所指出，和德國鋼鐵托辣斯，和像『施萊德銀行』這樣國際金融和政治陰謀的巢穴，最後還有和那在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方面起過很大作用的法本企業公司保持最密切關係的，正就是美國的獨佔資本。

美國參議員克洛德·斐柏說得有理，真正應該算做戰爭販子的，非但是『身穿褐衫的暴戾的希特勒衝鋒隊』，而且是『服飾華貴外表體面的法本企業公司董事長漢門·施米茨』。但是同時兼管美國『通用公司』的漢門·施米茨，卻是N A M在德國的最親信的人物之一和華爾街的自己人。美帝國主義者積極協助希特勒黨徒煽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斷吹旺戰火和添加一杓一杓美元。羅勃·賽蘇萊在他的『法本企業公司』一書中寫道：

『英國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打的並不是敵人，因為敵入就是英、美兩國幫助他們武裝起來的。』

華爾街大亨盡力保護德國的納粹黨人的時候，一面並同樣熱心地扶植過而且現在還在繼

續扶植美國和全世界的法西斯主義。

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塔孚特·哈特萊反勞工法、高物價、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種族歧視、三K黨活動——這些都是道地的全國製造商協會的幕後傑作。

全國製造商協會是美國大小企業資本家的一個聯合組織，說起它的前身，那實在是不足道的。距今五十四年前，當它於一八九五年一月在辛辛納迪州成立時，它的組成者不過是一小羣小廠主，它的主要不過是在如何加緊生產、改良技術和打開銷路，來為當時剛剛萌芽的美國資本主義開闢道路。但是隨着美國資本主義的成長和發展，經過了無數次「大魚吃小魚」的自由競爭和互相併吞，當它已經發展成爲龐大的獨佔資本帝國主義的今天，全國製造商協會不僅是美國一個全國性的「公會」組織，而已成爲由美國八大家族——摩根、卡洛勃、洛克斐勒、梅隆、杜邦、克里夫蘭辛迪卡、波士頓辛迪卡、和芝加哥辛迪卡——所支配的統制美國經濟政治文化和一切部門的獨佔資本的最高組織了。無論是對外或國內，NAM通過了卡必他山和白金宮，制定或執行着它所定的政策；它又是規定物價標準的幕後司令部。

NAM的成長與擴大，是和美國勞工運動的發展成正比例的。當一八九七年美國勞工聯

合會會員還只有四十萬人時，N A M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一九〇三年後，美國勞工隊伍突然擴大。第一次大戰後，N A M開始受到當時大資本家的支持，而成爲反勞工及反一切進步措施的先鋒。當時由現在N A M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沙琴（Noel Sargent）所領導的「行號聯合會」（Open Shop Committee）在全美國到處揭起反勞工的旗幟。不過那時它還是一個二等的組織，直到一九三三年改組以後。它的勢力總驟然膨脹起來。

一 從N A M的收入就可以看出它的膨脹程度：一九三三年，N A M的收入是二十四萬美金，去年的收入則已增加到年入五百萬美金了。而斥資支持它的，就是那些僱用工賊、購買機關槍和催淚彈以防備工人罷工的那些大資本家。譬如杜邦，自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會供給N A M十一萬八千元美金，據參院委員會的報告，杜邦乃是一打以上法西斯團體的支持者之一。

羅斯福總統在時，他還多少抑制着美國獨佔資本家的行動，所以N A M反勞工的行動還不十分猖獗。羅斯福死後，N A M便顯得毫無顧忌了。

N A M控制了美國全國性廣播電臺七十四座，地方性電臺達一百座以上，每一座電臺，

都有他們所僱用的電臺評論員，依照二百〇七種由N.A.M.所發行的『廣播簡要』，作反蘇反共的宣傳；他們把塔孚特·哈特萊奴役勞工的法案譽爲『保衛美國民主自由的最重要措施』。

同時，N.A.M.的無線電評論員將他們的廣播稿大批大批的送到各學校、教會、商業集團和婦女俱樂部等地方，供他們在講臺上使用。N.A.M.的專家們還到各處學校裏去，檢查學生的書籍簿冊是否含有『顛覆政府、危害國家』的思想。

除了絕對少數進步報紙之外，大部份的美國報紙都採用N.A.M.所發行的新聞資料中的『消息』和『社論』，這些報紙每天在狂叫着『共產勢力威脅了美國自由』，『美國人民應該節糧援歐』，『第三次大戰快要來到』，『美國應該立即實施全面軍訓』。發行這些『資料』的費用都是由N.A.M.『對外關係』基金撥給。

此外，在抵制勞工運動中，N.A.M.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收買工人，僱用工賊，用最卑劣的手段分裂美國勞工的團結。

二 華爾街的衝鋒隊

這個全國製造商協會（以下簡稱「製協」）的全部政策正由於對日益逼近的經濟危機的恐懼而作着新的瘋狂的決定。國內恐怖和以奪取國外市場爲目的的擴張結合在一起了。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是被稱爲「奴隸勞工法案」的塔孚特·哈特萊法案的雙生子。這一切的目的都是在實現NAM的戰略計畫。這些計畫的最主要部份是促進美國的法西斯化，全面增強現有的和創立新的明明暗暗的各種法西斯組織。

關於這些法西斯組織，當另列專章，加以敘述。這裏要提一下的是：這些法西斯團體，甚至在名稱方面也類似過去和現在所存在的其他團體。「十字軍」、「共和國哨兵」、「自由聯盟」、「銀衫」、「基督教陣線」、「精神動員」、「民族復興」、「美國行動」——這樣的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其中個個團體都有線牽引到NAM。

金融和工業巨頭非但在物質上支持法西斯黨徒的活動，並且出席法西斯團體舉行的宴會和會議。像億兆富翁愛德華·赫登這樣的NAM要人，並親自參加了「美國行動會」。

從前NAM還竭力想隱瞞它和法西斯主義的關係。現在它是肆無忌憚地標榜這些關係了。看樣子總有一天，美國資本家沒有時間打機動戰而不得不公開宣布他們的賭注，——正

像一九三三年德國工業家的作爲。

N A M的愛子和美國法西斯主義的真正的衝鋒隊是美國軍團。

和三K黨一樣，美國軍團是最大法西斯團體之一。該團體是自覺地以大資本家衝鋒隊後備軍的地位成立的。

美國軍團中的領導人物本身就是「反對美國人民自由權的最大力量」。

除了美國軍團之外，美國還存在着其他數十個法西斯衝鋒隊。其中如法西斯黨徒傑拉爾德·施密德領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家主義退伍軍人」協會；還有結合着四十萬法西斯衝鋒隊員的「聖賽巴斯興縱隊」。

美國金融寡頭扶植的法西斯團體的總數計達二百個之多。

在法西斯運動的活躍之外，正如前面已提到過的，更在思想上加強改造「美國平民」。這種運動是依照了N A M的計劃而進行的，而且在經濟上得到N A M的慷慨接濟。N A M化於「思想宣傳」的經費計達三十億美元，這就是爲了保衛大資本以抵抗進步運動而腐化人民思想的代價。

對於美國生意人，教會牧師的講經臺也是宣傳思想的講壇。一九四六年八月，牛津城舉行了一次國際教會領袖會議，目的是在組織新教和梵諦岡之間的「統一戰線」。大會主席和主要的發言者不是別人，就是N A M的代理人之一，約翰·福斯特·杜爾斯。

檢查機構也掌握在N A M之手，它以之來窒息教本、學術著作、藝術圖書和影片中的進步思想。接近N A M的檢查官約瑟夫·勃林看了影片「呆人樂」之後，命令刪去其中反對戰爭的演詞。在影片「三朋友」中，勃林命令以一些「共匪」來代替法西斯匪徒。在「他們給他槍」一片中，凡是「含有表示戰爭並不是光榮高貴的事」的思想都被剪去了。「孤狼漫步」一片中，也是依照勃林的命令而刪除了「敵視法西斯主義的一切鏡頭」。

在準備戰爭方面，N A M並不祇限於宣傳和建立衝鋒隊後備軍。擴大爭取普遍軍訓的運動也是依照N A M及其「十二巨頭委員會」的指令而進行的。

現在問題是在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裏解決。N A M並沒有瞌睡。N A M正在向少年伸手。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經撥出百萬美元為設立它的「希特勒少年團」的基金：少年男女的選拔工作已經開始，年齡自十四歲至二十一歲，該團體名為「少年建功團」。這是為新的

世界大戰製造礮灰。

劊子手的斧頭和四周圍一束古羅馬執政官節棒的法西斯黨徽和希特勒的卐字，被今天新的法西斯主義的象徵——美元——所替代了。今天的N A M正是美國法西斯主義的大本營，是美國戰爭販子的大本營。

三 一個例子

N A M怎樣傾其全力作着一切反民主的法西斯活動陰謀的策動者，只須舉出一個例子便可概其餘了。

當一九三二年美國大選之後，羅斯福的「新政府的進步政策還沒有成爲立法的時候」，「羣有錢的大商人，『金邊帽子們』，便改組了『製協』，爲了保護大公司的利益。當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華格納法令——這個美國勞工的大憲章變成了法律，『製協』即認爲不合憲法；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最高法院作了不利於『製協』的裁決，支持了該法案。

從這以後，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召開共和黨國會，在這十年裏面，特別會議委員會和

「製協」會動員國內所有一切的力量，和用每一種壓力，包括報紙在內，來閹割或削弱華格納法令。在這十年裏面，沒有一天沒有一件新聞、一條標題、一篇社論、一次無線電廣播，來攻擊華格納法令。例如，「紐約時報」平均每年發表十二篇社論，主張爲了商界的利益來改變這項法律，而「時報」老闆常常自稱爲「自由派」。

「製協」於一九〇三年在新奧良開會，那時纔成立八周年，破壞工會運動已經成了它的主要目標。「製協」自己曾說過：「這全國性機構第一次宣佈以開放爲其主要政策」。而所謂「開放」(Open shop)，意思即是，工廠可以雇用非工會會員做工。這是澈頭澈尾的反勞工運動。

到了一九四六年，羅斯福總統逝世與戰爭結束之後，便來了大反動的時代，便是「製協」非常活動的時代了。

一月間，各報給一個叫「底特律哨兵協會」的團體登載了一封冗長的「致杜魯門總統的公開信」，要求結束物價管制，保全美國「做一個自由孤島，使自由不致整個兒從地面上消失」，還有便是破壞華格納法令。這封信正是由「製協」的老闆們拿出錢來的。

「製協」所辦的「實業通訊」每周卡通副刊畫着許多工人在做工的地方睡覺，爲了華格納法令的緣故。八月十三日的「時報」又發表了另一篇社論，攻擊華格納法令。

到了九月，爭取立憲政府委員會展開了大規模的運動，用千百封信件和許多「文獻」來痛擊華格納法令。它發出了它所雇用的院外運動者同時又是紐約大學教授金威福以及印第安納州的前議員貝登基爾的文章。鐵路周刊「勞工報」論及這種恐嚇性的宣傳道：「這些人顯然從容易受騙的闊人那裏收到了大量的錢，照他們說來，惟一拯救美國的辦法就是毀壞工會運動。諸位記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採取和這同樣的態度。」

在一九四六年國會大選之前，「製協」曾先叫它的附屬各公司向大商家募集資金，在報紙和無線電裏展開反勞工運動。這裏是一封信的樣本：

某某先生（收信人）

閣下過去曾支持全國工業新聞委員會（「製協」的宣傳部），應該知道「製協」的公衆關係計畫是怎樣地反對着羅賓漢式的不穩定的經濟學觀念，這些人認爲如果要使國家富強，就得編制商業、窒息競爭及充分利潤，來增加職業（原文如此）……。

「製協」的公衆關係計畫是功效卓著的。無疑地，閣下一定還記得最近「製協」會展開全國性的運動，使勞資在法律之前獲得同等地位。大部分觀察家認爲，進行這種鬥爭的結果，我們獲得一種勞動善後立法——這一戰鬥，我們在下次國會仍將繼續進行……。

製協擴大委員會主席

(簽字) 貝萊 Frazer A. Bailey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月

國會選出之後，便集中全力來推進反勞工運動。賽爾提斯在其「豪門美國」一書曾如此說。

「差不多發生有關公衆利益的時候，大勢力總是聯合在一起的。反動派動員了報紙、無線電和各種機關及發言人來做這件事，結果他們做成功了，也正像過去和未來許多次一樣，除非公衆（反動派進攻的目標就是他們）知道怎樣保衛自己。」

而所謂大勢力聯合在一起，在這裏很顯然的便是「製協」——報界——國會的反勞工

（反公衆福利）聯合陣線。賽爾提斯說：

「如果有人還懷疑「製協」——報界——國會的反勞工聯合陣線，那麼，這一天（十二月五日）的報紙標題就是一個大漏洞。報上登着：「鮑爾與勃爾德參議員在全國「製協」開會時闡明國會計畫。」二位大名鼎鼎的參議員跑到「製協」裏去，答應大商人們，他們將在國會中領導破壞華格納法令和十四年的自由勞工立法。」

合衆汽車工人協會的全國立法代表李契特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共和黨獲勝的一天發表報告說：

「共和黨高級領袖們在上次國會中不但投票贊成「製協」的路線而已。此外，他們還給大商家擬定綱領，推行不遺餘力。他們比民主黨有二點佔便宜的地方：首先第一，他們懂得要做的是什麼——給華爾街的一幫人賺最多的錢，絲毫不顧一般人民的利害……」

專欄作家史托克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寫道：

「國內極右派活動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厲害，更公開了。最近選舉後，更助長了

他們的聲勢……這一幫人在經濟上立腳得很穩，所以氣燄奪人，每次在「製協」年會上總要兇很地露出牙齒來……新國會中將提出勞動立法，那是一定的……」

當國會在今年一月間開會的時候，報紙和政客們都同意第一步行動應當是提出勞工法案；終於聲名最爲狼藉的塔孚特·哈特萊法案被提出了。美國工人以及進步人民都斥之爲法西斯的行動，都認爲這是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當年對付勞工的辦法。

一切都是N A M策畫推動的結果，這是法西斯大本營的戰略計畫實施的結果。這不過是大本營的層出不窮的計畫中的一個實例而已。

第三章 孵育的小雛

這些年來，美國金融寡頭扶植的法西斯團體，總數已經有兩百個之多。

把這許多法西斯團體一一提名，加以敘述，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大多數是一塊空招牌，有的僅僅只有一個名字，還有的只是一個團體的幾個化身。爲什麼反動派要許多化身，許多名稱呢？這也是反動派對人民的一種恫嚇方法，因爲他們慣常用許多名義，利用他們所控制的報紙、刊物以及無線電臺等宣傳工具，向公衆施行恫嚇，而公衆不察，常因這許多名義的團體而感到眼花瞭亂，感到反動派的聲勢浩大，於是不知不覺中成了反動派的俘虜。其實拆穿了，大多數是空城計，是一種宣傳把戲。

所以，研究美國現有的法西斯團體，應該避免受到許多名目的炫惑，而應該就其存在的實質上，就其真實的行動上，提要地予以解剖。

據美國第七十四屆國會第二次會議，參議院的院外活動調查特別委員會的資料摘要（見

「**豪門美國**」第三三八頁），受豪門資助的法西斯團體共有下列幾個：

- 一 十字軍團
 - 二 自由同盟
 - 三 全國經濟同盟
 - 四 經濟家全國委員會
 - 五 紐約州經濟會議
- 上面三個「經濟」團體其實是一個。
- 六 南方護憲委員會
 - 七 共和國前哨
 - 八 現代男女義勇團 (Minute Men and Women Of Today)
 - 九 公共事業投資聯盟
 - 十 農民獨立會議
 - 十一 美國納稅人同盟

這些團體中間，像後面四個也還並不是顯著的法西斯化的團體。

爲了提要地認識幾個主要的法西斯團體，還是引用賽爾提斯在「豪門美國」一書中所供給的資料。

一 母雞——自由同盟

首須加以揭穿的是全國安全同盟，它是十年前的美國自由同盟和今天的美國行動協會的直系祖先。全國安全同盟欲拯救美國的靈魂。它的宣言是：「快協力救美國！美國已遭到失去靈魂的危險。全國安全同盟可指點閣下如何以閣下個人的力量協助救美國。閣下願否爲之而賜下……」（這裏是因人制宜地定一個錢的數目。）

幸而經過了幾年順利的大軍備宣傳和大戰爭宣傳之後，在一九一九年的一天，安全同盟終於一時大意而出了亂子；它譏笑若干國會的議員，後者就要求對它來一個調查，調查的結果立即發現了它的真正的幕後人物，安全同盟的愛國者，那就是以後被稱爲「死亡販賣商」的那一批人物，他們把愛國和利潤混爲一談。

全國安全同盟的繼承者美國自由同盟，其附屬機構中有二個是公開法西斯化的，一個是反猶太的，而全體均致力於破壞工會運動以保障組織並指導其團體——安全同盟——的人物。反猶太的作法也許是偶然的，可是頗足為將來風暴的警告。國會的調查發見了波士頓投資銀行家亞力山大·林肯和新澤西普蘭菲爾的克里夫蘭·俞楊（W.Cleveland Runyon）之間的來往信札，其中指稱羅斯福是殺到華盛頓的『猶太軍團』，說『新政是共產主義』，並謂『中下級的美國人需要一個希特勒』。

比較公開法西斯化的自由同盟的附屬機構是護憲南方委員會。甚至保守的巴爾的摩太陽報也說：『這是一個混血的組織，以北方的金錢推行南方三K黨的教義，他們向一個羅馬天主教徒拉斯柯勃捐五千塊錢的時候，告訴他說，這錢是用來搞三K黨，並支持對羅斯福夫人狠狠的攻擊的。』一部份拉斯柯勃所捐的錢，真的用來印一份報，圖示羅斯福夫人和兩個黑人在一起。

有一則合衆社的電訊標題為：『自由同盟是受着身價三百七十億元的業主們所控制的』。其中列舉了美國鋼鐵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美孚火油公司、大通銀行、固特異車胎公司以及

互助人壽保險公司的董事們是自由同盟的理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上述的數字較「製協」會員的財產數量相差無幾。（據全國臨時經濟委員會的調查錄，「製協」控制下的財富則達六百億元。）

另一個吻合的透露就是勃倫根霍（Heber Blankenhorn）在全國勞工關係局所提出的證言，他說大商人爲了工業界的刺探，爲了僱用工人的間諜流氓，爲了僱用反勞工的騙子，每年至少須化八千萬元。化得最多的是通用汽車公司，他們又幾乎都是自由同盟的理事。

在自由同盟成立的初期，參院委員會揭發其首批百萬基金的來源，指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由少數人捐助的。報告中又指出同盟的附屬機構，其中包括十字軍團，哨兵團，紐約經濟會議（後稱全國經濟會議），美國婦女投資家協會以及較小的支部等。報告中列舉捐款人的名單如下：

杜邦家族

二〇四、〇四五元

杜邦屬僚

一五二、六二二元

畢特凱恩家族

一〇〇、二五〇元

J·P·摩根屬僚

六八、二六六元

梅隆屬僚

六〇、七五二元

洛克斐勒屬僚

四九、八五二元

E·F·霍頓屬僚

四〇、六七一元

太陽火油（潘）屬僚

三七、二六〇元

銀行、經紀人

一八四、二二四元

公用事業

二七、〇六九元

總計：一、〇八四、六〇四元，其中九二九、九七四元爲捐助者。

和往常一樣，杜邦的大名又是在最前茅。自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即自由同盟成立之日，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伊來尼·杜邦贈予五千元，貸予七萬九千七百五十元，其他四位杜邦先生各贈五千元，貸一萬元。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的紐約郵報，那時還是一張反法西斯的報紙，對噲兵團、十字軍團以及其他自由同盟附屬機關提出報告稱：『自由同盟聯育出來的一夥反新政的小雞，現已在聯育法西斯主義了。』

十年以後的今天，自由同盟又在另一個愛國的名字——美國行動——之下復活了。而在這十年之內更有幾十個或許幾百個大大小小的，假裝爲人民謀福利而實際均爲特殊利益服務的組織，它們都受到舊自由同盟人物經濟上的支持。其中少數最重要的幾個，是值得我們一提的。

甲 立憲政府委員會

這個組織的宣傳的主要目標是在破壞工會運動。這方面，它又是完全遵從『製協』的指導的。第二個目標是廢棄憲法第十六條修正案，而通過它們所建議的第二十二條修正案，後者旨在限制對有錢人的捐，以及減輕對遺產和餽贈的稅。

立憲政府委員會整個的政策是在保障三萬八千個美國百萬富翁的財產。如果它的修正案戒了法律，那末亨利·福特在一九四四年原要付八十萬所得稅的，祇要付二十五萬就行了，

而另一個歲入二千元的普通人民，原應付一百七十五元的，現在卻要付五百元了。再者，根據巴特曼議員的話，小商業都要破產了，並且由於稅收短少，救濟退伍軍人的整個計劃也要停頓了。

在一九四四年五、六月間一連串的國會公報中（見國會紀錄），巴特曼議員稱立憲政府委員會爲「華盛頓最陰險的院外團」和「美國第一號的法西斯組織」。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八日，由於尼勃拉斯加衆議員柯迭斯要他指出法西斯份子的名字，他回答稱：

「要法西斯份子，則立憲政府委員會中甚多。如報紙托辣斯之一的加尼特……如民主黨叛徒貝吞傑爾，如在義大利住了兩年多，從墨索里尼學習法西斯主義的麥克魯萊……如他們的中心人物，被判明在第一次大戰時通敵（德國）的羅麥萊……貝吞傑爾尤爲美國第一號法西斯份子。」

乙 三K黨

三K黨過去的歷史是盡人皆知的，充滿了仇恨和暗殺。它所有的黨員都是法西斯式的種族或血統主義者，和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毫無區分。平時他們顯然祇仗着敲竹槓來維持自己。

由於十年前的美國產業職工大會的出現，又由於近年來產業職工大會與美國勞工聯合會齊力地向南方進攻，三K黨的政策才有了最重要的改變。今天的三K黨，大大的靠上了希望南方工人仍不要聯合組織起來而留在他們的掌中吃不飽穿不暖的大大小小的老闆們了。

下午報記者潑萊特蕭爾達 (Harit Preschold) 關於三K黨在喬其亞州的阿特朗泰舉行第一分會會議(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格林博士任主席)的報告稱：

「格林博士被對他和對三K黨的攻擊弄得頗為煩惱，……他咒罵溫契爾，……格林用產業職工大會是受共黨控制的話來對抗攻擊，他說：「這是三K黨和產業職工大會間公開的宣戰」

「格林說：「產業職工大會是替黑人和猶太人服務的」。他更攻擊政治行動委員會。

「格林似乎認清了，如果三K黨要想發展，則必須基於對產業職工大會的攻擊……」
「三K黨在攻擊產業職工大會時，可希望得到南方重要人物的贊成和幫助。這些人物即是深怕工人組織工會，而歡迎有一個能作卑劣破壞工作的老闆和政治家們。」

三K黨員任意污蔑誹謗職工會領袖們的紀錄很多。然而狄斯委員會以及此後兩個由衆議員倫金領導的非美活動委員會，對三K黨從未採取任何行動，他們公開宣稱他們決不會有所行動的。今天的三K黨是工商界恐怖組織的一部份，與希特勒的或墨索里尼的褐衫黨和黑衫黨是很少有區別的。當三K黨以職工會爲其主要的攻擊目標時，它的法西斯尾巴也就顯露出來了。在其反工會活動中是有大財閥們的主持的。

丙 精神動員（組織名）

這同一批工商家又在協助或津貼數十個反動的宗教組織。「精神動員」是由洛杉磯的菲爾特牧師所組織的，模倣其同類的組織重振道德會（Moral Re-Armament）。然大家多說重振道德會的創辦人蒲許曼牧師乃爲感謝上帝之以希特勒賜予人間者，所以它的名譽很壞。菲爾特自稱有二百萬信徒。他又企圖動員美國全國的傳教師參加一個反動運動，其「基本自由的要求」，就是全國製造商協會所提出的第五種自由——自由企業——的烟幕。「西部一神教會議會」有一百十六人聯名對之提出抗議，其中指菲爾特背離「教會聯合會」的目的，在替全國製造商協會爭取「美國生活力方式」。

丁 蒲許曼主義 (Buchmanism) 按有譯爲卜克門主義或布赫門主義者，今用「豪門美國」原譯名。

『證據』(The Witness)，聖公會的出版物，做了一件商業出版物所決不敢做的事：它揭露了蒲許曼主義的主要目的是陷害勞工。在復興道德，替罪懺悔等等漂亮的宗教說詞背後，『證據』的編者司波福特 (William Spoford) 卻清楚地看到，所謂蒲許曼主義，因爲它是受世界上最大財團的津貼，實爲矇騙工人使其接受財團利益觀點的許多運動之一。

衆所周知的美國猶太退伍軍人協會，曾一致通過一項決議案，然而美國報紙都把這個消息封鎖了。它的議案如下：

「因爲，「重振道德」，亦稱牛津團體運動 (Oxford Group Movement)，與蒲許曼主義的創造者蒲許曼博士會謂「應感謝上帝之將希特勒賜予人間……」；

「因爲，蒲許曼主義曾在英議院中被揭發；

「因爲，著名的新教評論家許普勒博士已揭發蒲許曼信徒大半是反猶太的；

「因爲，蒲許曼博士曾與各敵國中主要的蒲許曼主義者合作，顯著的有希姆萊，納

粹德國的這個第一劊子手，以及主要的日本戰爭發動者；

「因爲，當英美號召其國人向納粹作戰時，蒲許曼主義者揚言他們是宗教運動者，要求免役；

「因爲，英美官方均已指明他們是逃避兵役者，強迫其登記；

「因爲，總之，重振道德運動可稱之爲法西斯運動，它受國內法西斯份子的津貼，並且久已有與全世界法西斯份子合作的歷史；

「所以，美國猶太退伍軍人聯名指斥蒲許曼主義、牛津團體運動或重振道德運動。它的見解是法西斯的，它是非美的，並且是全世界對人類公共敵人作戰中的一個威脅。」

最著名的支持蒲許曼主義、並在財務上津貼它的人物有：

希姆萊，世界上最殘暴的集體屠殺者；

赫斯，他於大戰開始時隻身飛往英國，企圖聯合蒲許曼主義者扭轉戰局——使盟國一致對蘇而不對德；

亨利·福特，他曾派他的私人醫師坐了他的私人飛機去救護蒲許曼博士；

赫斯特，他在一九三〇年後好幾年內曾刊載希特勒、墨索里尼、戈林和郭培爾等簽字負責的宣傳品；

費厄司東 (H. Fuessner)，橡皮巨商；

故洛杉磯時報的張德勒 (H. Chandler)，美國報界中對勞工的最強暴的敵人之一；伊斯特曼，蕭普，霍特萊以及其他數十個加州工業家和勞工的仇人。

戊 工具業主聯合會

在一九四〇年後的各自由同盟的繼承者多拋棄了許多舊時的假面具，越來越公開地宣稱它們是維護利潤、特權和自由企業制度的代理人；並且必然地是各種自由思想及此種思想和計劃的首要產物——勞工運動的反對者。

工具業主聯合會的目的在包羅大部份據說因握有股票和公債、人壽保險、銀行存款，以及從事小商業或農業或自由職業而對生產工具有興趣的五千萬美國人。過去，全國製造商協會和自由同盟已滿足於希特勒——巴萊托——詹姆斯·邦漢姆——亨利·魯斯——勞倫斯·臺尼斯

的統治中樞的理論：工具業主聯合會則是第一次呼籲普遍走向反動。

美國勞工聯合會區分會主席柯林指稱：「它（工具業主聯合會）真正的目的，在自財團方面取得錢財，宣傳並推動一個反工會運動。」若干工會的證人多稱工具業主聯合會是一個騙局。（反勞工專欄作家和電臺評論員，包括格勒、富爾頓、路易斯、卡爾吞邦、薩里文享利、泰勒和其他人沒有罵業主聯合會。）

標準與上訴局在其決議中直指工具業主聯合會是法西斯，否定其在紐約活動的權利。決議稱：

「以前本局尙未見到有如此能危害我國生活方式和非民主的潛伏的法西斯組織。它們的基本會員相信美國一定有什麼地方出了毛病，因此他們也就想有所作爲。然而他們卻爲自己保留了可以掃除他們所見到的危機的方法（加以最澈底的分析，就可見決定權還是在一個人的手中）。——我們纔結束了一次大戰，這次大戰就是一個並非生長於這個國家的一個人認爲這個國家出了毛病才引起的。」

己 全國經濟會議（M·K·哈特）

哈特經濟會議的活動，包括：反對廢除童工法案——稱之爲「青年管制」，並攻擊該法案是蘇聯共產黨鼓勵的；反對一切健康和疾病保險——這個當然將化費公司很多錢；終止一切救濟金（最高紀錄有一千萬美國公民仰仗救濟）。哈特的大作之一爲反對華格納法令。他和紐約時報均致力於這一項工作。所以佛朗哥宣傳家哈特的文章常常在紐約時報上出現，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庚 美國行動協會

著名的檢查官羅奇說：「美國的大商業現在並沒有受到威脅。它實際上仍舊控制着我們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它的在各立法機關中的代表們依順着有錢人的意思。它們的控制如果真的受到威脅，那末我相信大部份美國豪門必將跟踪蒂森的作法。（蒂森第一個津貼希特勒，而後使整個工業接受納粹主義，以之作爲奪取國家的一支軍隊。）那時法西斯份子需要多少錢就可以得到多少了。」

這裏談到的「美國行動」，是自由同盟的最重要和最強壯的繼承者，受着美國最大財閥們的津貼，第一次把政客、流氓、反猶健將、「國家主義者」、全國製造商協會的各大領

袖 全國最有勢力的報紙系統以及大財閥等包羅在一個組織之下。

值得我們注意的，愛立斯(H. Ellis)（『向法西斯主義作戰聯合會』中人）曾稱：『美國行動協會有許多錢，有很大的勢力。它的會員們擁有共和黨的經濟來源，若干會員更擁有民主黨的一大部份經濟來源。它的主要的組織者和贊助人會得納粹黨，法蘭琪和辛拿奎斯主義者（墨西哥反革命反共運動者）的支持；因此它的支派不是『美國的』而是『國際的』。足爲法西斯從『國內』轉變爲一種『國際』組織的明證。』

賽爾提斯在其『豪門美國』一書中，將美國法西斯團體作了詳密的敘述以後，憤慨地說道

『如果今天希特勒將軍還活着，他可以看到歷史的重複，並且是以驚人的調子在重複。過去美國的自由同盟和『美國第一』已經復活了，過去的美國退伍兵團的司令正在指揮着新的組織。雖然籌劃以五十萬人進軍華盛頓、建立法西斯獨裁政權的計劃沒有重演，可是在美國歷史中卻第一次出現了一個暴徒、仇恨販子、『法西斯蠹賊』以及最受人尊敬和最有勢力的商業財團的首腦們的大聯合。它的成份是和曾在世界各地生長而成

功的造成流血歷史的其他法西斯運動的成份一樣的。它的三個要素就是：公司財團的錢財，退伍軍人和法西斯暴徒。」（見『豪門美國』第二六七頁）

第四章 規模已具

一 反新政

正如紐約郵報所指出，『自由同盟所孵育的反新政小雞，正在孵育法西斯主義』，反新政正是法西斯主義成長的信號。不管新政的本質是在緩和資本主義的危機，在盡着挽救資本主義的任務，可是在極端反動的金融工業大亨們的眼中，新政是損害了他們的利益的，所以他們必然採取法西斯的行動來反對新政。新政的政策，是企圖使金融工業寡頭作暫時局部的犧牲，來緩和工人階級及廣大人民的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革命情緒，來麻痺、延緩革命危機，所以實質上是爲了挽救資本主義，爲了保存剝削制度。可是那些極端反動的寡頭們卻連這點點利益都不肯犧牲，他們主張加強鎮壓，加強剝削，使資本主義的危機的災禍全部嫁給工人階級與廣大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人民的血汗來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這就是法西斯主

義。

賽爾提斯在其「豪門美國」一書中如此說：

「一九四四年夏季，威廉姆斯 (Audrey Williams) 指出我們真正的公敵——不是那少數的匪徒而是那少數控制財力和權力的人——在拚命阻撓新政。他特別指出他們反對證券和交易委員會的鬥爭，以及防止他們隨意囚禁「請求工友加入工會」者的勞工標準法案。」

「威廉姆斯說：「他們不喜歡這些，爲了破壞這些和其他爲人民的法律，他們就着手毒化人民使之反對人民自己的政府。他們所要毀之而後甘心的有：

工資與工作時間法案

公正勞工標準法案

公正證券交易法案

公正就業實施委員會

聯邦通訊委員會

失業社會保障法案

農場安定署

生產信用貸款署

聯邦住宅署

合作銀行

田納西流域管理局

住宅主人貸款公司

「他們反對華格納——丁及爾——摩萊法案，後者可為美國的公共衛生計劃奠下基礎。」

「我們現在所遭遇的，是支持兩種政府的人士直接的衝突，一種政府是人民的代表，協助人民解決其個人或團體的力量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另一種政府則僅限於警察事宜，與外國打交道的國務院以及徵收捐稅的衙門而已。如果大眾福利計劃的敵人得勝了，那就是富人可付低稅，窮人必得付高稅，工資將被減低，工作時間將被加長，還

有失業。全國製造商協會某會員會冷酷地宣稱：對社會而言，實不須要每個人都有職業。」

「一九四六年的選舉使大部份反動的共和黨與民主黨議員回來了，他們幾乎立即宣佈要廢除威廉姆斯先生所列舉的各種收獲與改革。

「全國製造商協會一馬當先着手毀棄了物價管理局，他們在報紙的一吹一拍之下揚言根據他們所謂「供求定律」，立刻可有廉價的物品充斥市場而使目前物資短少的局勢改善。然而結果卻是物價繼續高漲（工資未能並行地漲），乃至一九四七年之預見到一個新的恐慌，或至少是一個「萎縮」，於是總統大聲呼喊減低物價以防止經濟的禍殃。

「又得感謝報界的報効，全國製造商協會又完成了近百年歷史中最惡毒的反勞工法案——塔孚特·哈特萊法案，其目標在破壞工資與工作時間法案及公正勞工標準法案，諾里斯——賴迦地亞反禁約法案，華格納法案，以及幾年來各工會苦鬥所得的收獲。

「不是一個而是十八個衆議員（而後又有五個參議員）控斥這個法案是由全國製造商協會所草擬的，並且指出國會幕後的製協人物。然而各報並沒有登這個消息「註」。

所以反新政的成功，正是美國法西斯向人民進攻的初步成功。現在新政的遺跡差不多被摧毀淨盡了，從前新政的幹部人員及保護者已經成了叛徒，成了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進攻對象了。

二 軍人干政

更積極地，金融寡頭們已經和軍人政客結爲一體，大規模地侵入了政府各部門，盤據了要津，使美國政治直捷地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了。

銀行家——將軍——外交家的三位一體，二十五年前尙屬少見的現象，現在，在美國卻成典型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舞臺上出現了一個卻利·道威斯，就是有名的「道威斯計劃」的製作者，用美元來復活德國獨佔資本和德國侵略計劃的作者。道威斯原是銀行

【註】見：四月十四——十六日國會紀錄，Lesinski, Sabbath, O'toole, Holifield, Buch-

man, Klein, Norton 夫人和 Platnick 等議員的意見；『真相』一九四七年四月二

十八日號和五月五日號。

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做了將軍，最後他又一變而為外交家。

現在出身銀行家的將軍們被任命為美國高級外交官是司空見慣的了。例如，洛勃脫·羅凡特，作為戰時馬歇爾的親密同僚，被馬歇爾將軍選拔為副國務卿。羅凡特將軍——紐約的大銀行家，是華爾街上層商賈的代表之一。一九四〇年銀行家羅凡特就擢升為將軍，同時被任命為陸軍部副部長。自一九四一年起，他指導空軍和空戰的一切問題。銀行家羅凡特將軍有一句喜愛的警語：現代戰爭需要三件東西——一、轟炸機，二、還是轟炸機，三、儘可能的轟炸機。羅凡特在和參謀長任內的馬歇爾密切聯繫下，建立了龐大的空軍。在這上面，羅凡特的朋友及其夥伴們從金融獨佔組織和工業康采恩的手裏撈獲了成億的美元。現在銀行家羅凡特將軍在華爾街的祝賀和命令下成為外交家了。在他身上，金融寡頭的全權代表和無限制擴張的對外政策的直接領導權連接起來了。羅凡特把金元交易的習慣和美國戰販所炫耀和廣泛應用的原子——空軍的侵略方法帶進了國務院。

在馬歇爾和羅凡特領導之下，美國國務院內很快充滿了穿軍裝的人們。政治情報員——美國向世界最遙遠角落擴張的急先鋒——由艾迪將軍領導，艾迪是一個有經驗的情報員，在

戰時他就是一身兼兩職的人，又是軍人又是外交家。馬歇爾在國務院建立了一個對外政策計劃司，同時任命反蘇健將喬治·凱南來領導這個機構。凱南是個職業外交家，和軍人集團密切關聯着。青年時他就學於聖約翰陸軍大學。而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他成了國務院對外政策司派駐陸軍大學的代表。這學校是造就高級指揮幹部的。喬治·凱南在陸軍大學對美國將領們『教授』對外擴張政策的理論與實踐。毫無疑問，他從他的學生將領們那兒一定也吸收到不少的侵略經驗。後來凱南直接從陸軍大學轉任美國國務院對外政策計劃司的領導職位。

穿着軍裝的美國外交家，他們最重要的活動場所，就是德國。到最近爲止，這裏是在威廉·德烈普積極控制之下。德烈普是德國分裂政策和把德國西部變成美國在歐洲中心的軍事堡壘計劃的鼓勵者、組織者和執行者。德烈普擔任德境美軍總督克萊將軍的首席經濟顧問，爲時很久。現在，當克萊和德烈普所計劃的復興德國軍事工業潛力的計劃在德國西部加強實行的時候，德烈普高陞了：他被任命爲美國陸軍部副部長。德烈普是先以銀行家身份穿起軍服，後來成爲外交家，而一方面依舊是銀行家的那類人的顯明例子。德烈普在德國完成了對

外政策領導者的任務。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後，他又被委派到日本去「研究經濟狀況」了。而就職業來說，他依舊是個「投資銀行家」，正像美國的人名錄上載着他是資本輸出專家。德烈普是「狄隆·李德聯合銀行」的副總裁，這銀行很早就資助着德國的重工業。美國國防部長福萊斯特就是這銀行老闆之一。

克萊和德烈普分手了，但是這個「損失」，獲得了補償，他從華盛頓聘請了另外一位美國商界的代表。這人就是安東尼·巴奴赫，在他的履歷表上，軍職也是給外交職位所替代了。他到德國後，擔任克萊將軍歐洲問題的私人顧問，同時也是德國問題的顧問。這以前，巴奴赫是副國務卿之一的助手。他是從陸軍部轉到國務院的，戰時曾任職於陸軍部作戰司和動員局。

銀行家的將軍們在美國國內也獲得了重要的經濟和軍事政治性的任命。下面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杜魯門委任海軍少將華德曼做聯邦儲備局局長。華德曼是聖路易的大銀行家，在戰時是海軍將領。聯邦儲備局在美國軍事經濟的準備方面，改造全部經濟機構以適應新戰爭需要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華德曼把他的大商賈的經驗和海軍領導部代表的經驗帶到了

這裏來。

這樣，金融寡頭的領導和軍事領導、美國對外政策的領導可說是完全合流了。這種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已很顯露。可是現在，當獨佔資本的反動份子從事煽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這種傾向逐漸成爲控制的傾向了。在什麼場合是外交家，什麼場合是軍人，已經無法區別了，因爲這班銀行家兩種服裝都穿的。

銀行家羅凡特，做了將軍之後，已成爲一個原子——空軍侵略的熱中者，而他做了外交家後，又和那班加強美國對外政策擴張性的傢伙同流合污起來。大商賈的金元侵略和將軍們的原子戰略呵成一氣了；而美國的外交，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文官和武官的新戰爭販子的共同協力下，就企圖實現美國獨佔資本霸佔世界的瘋狂「理想」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號哈潑斯雜誌 (Harper's) 上登載一篇題作「軍人干預政治」的重要文章。這篇文章特別令人發生深刻印象的是作者鮑爾溫，既不能說他是一個門外漢，也不能說他是共產黨。他是較紐約時報更爲保守的該報軍事分析家，並且也許是他所選擇的這一部門中有崇高地位的美國非軍人出身的專家之一。

鮑爾溫在文中列舉事實，指出軍人操縱美國生活的勢力日增，美國逐漸走向「警備的國家」。茲節譯該文大意如下：

「海陸軍人身居主要文官職務，或傳統上應由文官擔任之其他職務，其範圍的廣泛，從下列名單即可看出：

德境美佔區總督

克萊將軍

陸軍次長

德萊潑少將

駐巴拿馬大使

項因斯准將

駐南非大使

霍爾康將軍

奧境美佔區總督

寇易士中將

駐比利時大使

柯克海軍上將

總統私人顧問及
私人參謀總長

李海海軍上將

日本總督

麥克阿瑟將軍

國務卿

馬歇爾將軍

陸軍部長

羅雅爾准將

助理國務卿

薩爾資曼准將

駐蘇大使

史密斯中將

中國特使

魏德邁中將

「在此而外，尚有十三個左右的美國軍事代表團，分別遣往南美全部，他們像以前受德國皇帝節制的出於一個模型的軍事代表團一樣，操持着極大的政治軍事權力。

「這篇文章的撰寫，並不是在批評這些人當中的任何一個人。他們都是些忠誠的公僕，並且在某些方面，能力也超過普通人。但他們整個地集合在一起，他們就代表一種危險的軍人典型。他們有着共同的指揮及服從的習慣，以及多年軍事訓練的心理狀態，換言之，他們有一種崇尚權力的傾向。這就是在重要文官職位中，軍人增多對於未來民主政治是非常可怕的威脅的原因所在。

「造成這種局勢的基本原因之一，是美國業已發生不動聲色但卻不顧一切地在作全面戰爭的準備。雖則動員尚未完成，還在其初步階段，然就其最後結果言之，其影響必

然是相同的，那就是動員青年，集中政治及經濟權力於少數人之手，而有系統地禁止主要的自由權利。這就是所謂「警衛國家」的實際意義，沒有人能否認這一點，因為自羅斯福逝世以後，向那個方面發展的最初幾個步驟業已採行，現又在進行宣傳，作第二個步驟的準備。

「請讀者注意業已發生的幾件事：

(一) 陸軍及海軍兩部業已在合併成爲具有閣員地位的國防部，由一部長主持，其他三部長，如總統願意這樣辦的話，亦可以叫他們參加閣議。這樣一來，使美國武裝力量，在內閣中有龐大的發言權。

(二) 陸軍部的政策，戰略團，以及海軍政治軍事組，由於有一調整委員會的設立，業已與國務院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

(三) 美國武裝力量的改組，規定一百名軍官的參謀團服務於聯合參謀本部之下。這是模仿德國參謀總部而設的，我們知道，德國參謀總部過去成爲德國的真正統治者，尤其是在俾斯麥以後。此外還有一項規定，設立一聯合統帥（惟海部對此尙未同意），

這位統帥，在緊急時，將對於全國生活有絕對統轄權力。在這次戰爭中，即使在英國或德國趨於最極端的時期，也沒有發現有這樣組織的必要。

(四)用補助費及較高薪給的方法，軍人勢力深入科學部門之內。在物理學及其相關的部門內，他們早加以知識研究的嚴格限制，即使在不需要有這安全措施方面亦復如此。

(五)後備軍官訓練團 (ROTC) 的課程業已擴大與增加。

(六)經過此類組織如海軍工業協會及陸軍兵工廠協會等的從中推動，工業界已與軍人結合起來。工業界通過非正式的會議、遊覽、宴會或國防定貨等等直接受到軍人勢力的操縱。

(七)其中最危險和最成爲隱憂的或許是美國武裝力量所加於美國人心理上的影響。軍人保持一龐大的同時又是訓練有素的聯絡團，並且在幕後牽線的人也恐怕是美國最有勢力的人。這些幕後牽線的人，既玩弄一般羣衆，也玩弄國會。他們利用宣傳、壓力、大人物的名義以及供給國會議員的旅行費等各種巧妙方法，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們在軍事費用上，每年用去百億以上，換句話說，就是每人須分擔七十元以上的費用。美國維持常備兵一百五十萬人以上；是世界最大的海軍國，最大的空軍國；而陸軍在配備上，並不較任何國家遜色，且在人數上，祇居於蘇聯之次。可是我們時常告訴國民，我們的武裝力量不足。而擴軍措施（如普遍軍訓法案）也已提出國會，要求再在預算案中加上數十億的費用。

『全部景象對於美國人特別感到不安，因為他們當然不是好戰的，並且他們與傑佛遜有同感，對於實力極大的常備軍，及一切軍事有關之附屬物，都存着傳統的畏懼心理。不過對於這種局勢，美國人自然地消極地接受了。我認為對於這一點，可以有兩種解釋，一個解釋是美國在混亂的世界中，擔心它的安全。另一種解釋是武裝力量不動聲色的巧妙的盤據於要津，並沒有驚動了美國大眾。但目前已到了敲警鐘的時候，不然，我們就將發現我們有一天會走上德國的同一道路。

『今天的美國，實在和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有着好多極相似之點。在兩國中間，都有着繁榮的經濟，擴張的世界市場，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龐大的獨佔事

業權力日增，統治世界及對世界具有優越感的傾向，信賴武力，強調唯有實力值得重視——我們可能重犯德國不幸的錯誤，這一思想，真有些令人不寒而慄。

「因為，如果照歷史所指示的事實來講，當一個民族唯有信賴強權，並且把我們的命運交付少數職業軍人的時候，則它就被註定陷落在它所恰巧要避免的命運中。美國開國元勳們明白這一點，偉大的美國政治家、思想家也曉得這一點。我們是生存於原子時代的人，在這個時代中，全面戰爭的意義，就是我們基本自由的全面喪失，或整個毀滅的別名。」

三 秘密警察

除了軍人干政之外，在政府機構中的最露骨的法西斯組織，法西斯的行動機構，與國會中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相配合的，要算聯邦調查局了。

美國「工人日報」曾有下列的一篇報告：

「在最近一代美國人的一生中，奇觀地生長成了美國的祕密警察。

「聯邦調查局領袖愛德迦·胡佛（不是曾任總統的赫伯·胡佛）現在可以支配的金錢比他一九二〇年領導「攻擊赤色分子」的時期要多出十四至十五倍。而且他經常出入國會的大門，請領更多的資財。

「現在以新的迫害威脅進步的美國人的聯邦調查局，在美國立國之後最初的一百二十年中是沒有的。華盛頓、傑佛遜、傑克遜和林肯的時代都沒有。

「祕密警察是和本世紀初美帝國主義的發展同時出現的。它是總統西奧陀·羅斯福（不是佛蘭克林·羅斯福）爲了追究他所不喜歡的國會議員的活動而創設的。

「後來祕密警察逐漸擴大。但在一九一三年，威爾遜接任總統的第一年，當時稱爲調查局的每年的預算不過是四一五、四五二美元。

「這個數目，僅等於今日奉了愛德迦·胡佛之命迫害「不忠的」美國人的密探和總工會奸細所化金錢的百分之一強而已。

「一九一七年，胡佛以「反過激份子」的特務頭子的身份在調查局服務，其時這間諜機關所支配的金錢僅六一七、五三四美元。

「但在一九一八年，諜報機關的基金增加了三倍，因為政府加強進攻進步工人運動

。一九一九年，當胡佛成爲新的中央諜報部首領，而著名的「進攻赤色份子」的巴爾梅任新的司法部長時，諜報工作方面的費用又大大的增加了。

「一九二〇年，進攻「赤色份子」最激烈，那時諜報機關的支出爲二、四三七、一〇四美元。一夜之中，胡佛施展狡計，不經過命令而逮捕了六千名工人，僅化去了他今日所領取的總數的百分之七。

「胡佛收集了數十萬張「思想危險」的「激烈份子」的名卡。

「在那陰暗時期」，二十年後「新共和」雜誌寫道，「胡佛擬訂了一張五十萬人的名單。名單中都是由於經濟或政治的思想或行動過分激烈而有危險份子嫌疑的人物。平均美國每六十家中，有一個人被列入這張名單……胡佛比希姆萊前了十四年。」

「但是胡佛採用的個人名卡的制度，在那時候，比了現在他彙集的數百萬人姓名，是小巫見大巫了。」

「不過那時他的名單中已經有着大名鼎鼎的人物。和現在一樣，那時每一個自由主義者都是聯邦調查局名單上有着名字的。甚至後來成爲最高法院總法官哈倫·菲斯克·斯東，也包括在胡佛的嫌疑人物名單之內。

「其中還有現任最高法院法官菲里克斯·法蘭克福特，因他曾反對迫害赤色份子。到那一個時候，祕密政治警察的活動變成如此的明顯，以致於「美國公民權保障聯盟」曾於一九二四年在該盟主席加利·華德領導之下暴露過它的活動。

「有一本小冊子，叫「司法部領導全國性諜報系統」。小標題中說：書中所涉及的是「證明從事諜報活動、恐嚇、宣傳和煽動的祕密警察最近大事擴大的事實。」

「這些事實，在胡佛已能支配多出十五倍的金錢的今天，顯然是更驚人。

「三十年代末，對工人的迫害加強了。到一九四〇年，胡佛從他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預算中撤出一部份款子，充作在達克陽破壞罷工和大規模逮捕加入產業職工大會的礦工。

「一年以前，胡佛的特務份子在德特羅亞城的街道上趕過一羣鎖着鏈條的醫生。這

些人的罪名是他們爲投入西班牙共和國軍隊的志願兵檢查身體。

「戰時胡佛的預算大大增加了。政府認爲爲了壓制法西斯黨徒，必須化錢。但是胡佛領取的錢越多，漏網的法西斯黨徒的數目越大。胡佛進行的搜查工作的主要目標是進步工人。甚至胡佛的無線電廣播演說也變成了向共產黨員和各種進步人士而發的仇視言論。法西斯黨徒當然漏網了。」

「現在胡佛有三千八百名特務和幾近三千二百萬美元的預算，此外並可以隨時以特殊的名目增加數百萬美元。」

「胡佛是「全國製造商協會」的愛子和法西斯刊物稱頌的對象，因爲他現在正在領導進行檢查公務員「效忠」與否的工作。」

新政的改良主義的道路已經完全被毀棄。軍人與祕密警察已經成爲今天美國政府的骨幹。這現象跟德、義、日法西斯國家的政權機器在本質上還有什麼差別呢？美國今天事實上已具備法西斯的規模了。因此，必然地，美國今天在對內對外的政策方面已經毫無折扣地向着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老路走去了。

第五章 既成事實

一 質的變化

美共（C P U S A）全國委員會於提交全國大會的決議草案中，曾提出這樣的意見：

「伴着美帝國主義在國外的侵略攻勢，還有着國內的反動攻勢，和迅速置我國於美式法西斯的企圖。

「自戰爭結束以來，帝國主義反動攻勢的範圍就日漸擴大，法西斯的危機就日漸增加。但是自從蒙特法案成立後，向着警察國家的發展便接近了「質的變化」，影響了美國式生活的各方面。

「戰後美國的法西斯化是在藉口防止神祕的國內外「共產主義威脅」的典型的偽裝下進行的。可是，雖然法西斯主義在我國的發展證明了獨佔資本建立公開恐怖獨裁制的

威脅的一般特質，美國法西斯化的過程所特有的現象掩蔽了美國人民的耳目，使他們大致看不到它的深長意義。

「在德國，由於無產階級羣衆的社會主義的自覺性，當年法西斯便不得不自稱爲「國家社會主義」。在這裏，由於人民愛護傳統的美國式民主和美國憲法，因此，每一次危害憲法、爲法西斯政權清道的反動動議，是在「保存民主」、「保衛憲法」、防止烏有的「共產主義威脅」的藉口下提出的。

「在這裏，現在的布爾喬亞領導的羣衆組織和現存的布爾喬亞政黨，正被脫胎換骨地利用來幹從前在德、義由公開的法西斯政黨和輔助的衝鋒隊組織所幹的工作。

「在這裏，法西斯心理的大企業利用了報紙、無線電、電影以及政府機關等，來製造促發動亂的空氣。它指着共產黨人、工人的糾察隊以及新黨，認爲是「勇敢的愛國者」的良好的一擊對象。它把組織無賴暴徒的實際的卑鄙工作，留給法西斯宗教團體天主教退伍軍人會和天主教職工會運動者協會去做，留給華爾街在美國義勇團裏的地方執行人去幹，留給三K黨去幹。

「因此，向法西斯邁進的發展中，獨佔資本傳統地使用着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方法。他們一方面擁着憲法做招牌，另一方面卻逐漸在組織衝鋒隊式的暴力，打擊進步組織的集會和總部。」

「美國今日還沒有一個羣衆的法西斯組織，然而誰都不能因此就錯認爲法西斯的威脅是不真實的，或者以爲這樣的一個組織是不會產生的。美國人民今日所遭遇的法西斯危機，是迅速發展的警察政權「遵照憲法」加於我國之上的。」

二 蒙特法案

蒙特法案是美國法西斯危機發展的重大指標。正如CPUSA全國委員會所說：

「藉着反蘇的歇斯的里亞和戰爭的販賣，警察政權的推進者安排着使美國人民不得不接受蒙特法案。當他們大舉發動，務使這件醜惡的法案得以通過而成爲法律的時候，反動派方面早已預作種種安排，便利法西斯的獲得權力。」

而這些安排裏，最主要的便是非美活動委員會。事實上，蒙特法案正是該委員會的傑

作；提出這法案的蒙特不就是非美活動委員會的主席麼？所以C.P.U.S.A如此說：

「兩黨合組的衆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被定爲永久的組織，並賦以審問的權力，這是意義深長、影響極大的事情。這是替杜魯門所說的思想統制、「效忠」測驗開道鋪路的步驟；接着，對於多數不敬案（即輕視政府或法院的命令），該委員會將有處罰之權，政府雇員及工人領袖將以莫須有的偽造罪名被控，外國出生的人民將被加緊迫害，而被拘的人民將被拒絕交保，以滿足其新的放逐狂——這一切已經有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確立爲之作先聲了。」

只要看看聯邦「忠心」審查局所宣布的三十二個「顛覆性」的組織，就不難明白所謂「非美」，所謂「不忠」是什麼。

三十二個團體內，包括：美俄研究所，美國斯拉夫人代表大會，美國藉外人保護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 Born），美國救濟南斯拉夫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Yugoslav Relief），美國援助民主希臘委員會，加州勞工學校（California Labor School），美國婦女大會（Congress of Women）。有關的團體都已發表聲明，抨擊這種「希特

勒主義的傑作』。這些宣言可以引用婦女大會的宣言來代表：『這種舉措祇能增加我們爲自己、和爲我們的子孫底自由而鬥爭的決心！』

本來照聯邦『忠心』審查局的規定，凡是參加這些『顛覆性』的團體底公務員，一律革職，永不錄用；現在蒙特法案更進一步，凡是參加這些團體的（不管他是公務員與否），都有坐牢十年罰鍰一萬元的危險了。

再就一九四八年八月間由蒙特導演、Boyle小姐主演的間諜案言，更足說明從非美活動委員會到蒙特法案的整套的法西斯陰謀是如何正在加速地進行。所以CPUSA說：

『十餘年來，美國人不能有效地打擊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反共題目，因此目前要付出嚴重的代價。不但該委員會的活動，甚至連它的希特勒式的規範，都正在滲透進美國式生活的各方面。』

又說：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歐洲大陸，這種做法已經成爲定型。那時法西斯在各國逐一建立其政權，它破壞民主制度，必先取締列寧黨的合法存在權爲第一礮。』

事實證明是如此。華萊士到印第那帕列斯去作競選演說，全城旅館『奉令』不許收容這批『不忠』的『妖怪』。副總統競選人泰勒作競選運動時，被警察逮捕，不顧他是現任參議員；而且把他推到鐵絲網上，劃破了全身的衣服。支持華萊士的教授們都被解聘，例如伊溫斯維學院 (Evansville College) 的聖經教授 (Dr. George Parker) 祇因為做了華萊士演講會的主席而被辭退。此外有伊利諾斯州西北大學的十二教授，喬治亞大學的教育學教授巴富特，邁亞米大學三教授，林肯明學院的哲學教授阿台恩，都因支持華萊士而被解聘了！什麼『學術自由』，什麼『公民自由』，還不是和希特勒登臺那年有愛恩斯坦爲首的百千教授被迫出走的情形一模一樣麼？

所以，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華萊士在參院作證時的聲音是洪亮的，它將吸引無數愛好自由的公民團結在進步運動的周圍。他說：『以拯救憲法的名義，我宣稱：憲法是被摧毀了！』『蒙特法案坦白地向美國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底權利宣戰！……蒙特法案侵入了言論、思想和意見的領域，來鎮壓個人與團體的民主政治活動，這些民主活動的目標，是在國內反對日益增長的獨佔資本底權力，同時在國外反對戰爭的威脅。』華萊士的結論說得異

常動人、那些戰爭販子——恐怖販子——憎恨販子，支持像蒙特法案那樣的立法，將來在歷史裁判下，將變成莫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美國版，我們的子子孫孫都會指斥這些爲着自私的目的而製造戰爭的歇斯底里的人們。」

C P U S A 更如此說：

「人民如果容許法西斯的蒙特法案來取消我們的合法存在，那就無異容許取消我們全部民主權利的合法存在。反動勢力所以要打擊我們，就是因爲我們是職工會裏和一切進步運動裏最活躍、最強大的力量，就是因爲他們是人民和平團結運動的最熱心、最有恆的創造者。可是，如果蒙特法案想取消我們合法存在的企圖一旦成爲事實，那末美國式生活的一切進步力量就要蒙受極大的危險。它的目的是要把我們驅入地下，然後藉口搜索「隱藏的黨員」，大舉發動，把工會、和平運動與一切人民團體一網打盡。」

三 反勞工法案

在本書第二章第三節裏和本章第一節裏早已指出，破壞工人運動與否定勞工的權利原是

法西斯的出發點；法西斯與工人原是勢不兩立的。所以C P U S A說：

「對於美共的攻擊並不是作為孤立的事件而發生的。同樣的反動攻勢早已通過塔孚特——哈特萊法案而予職工會方面以危險的打擊。它伴稱這個反勞工的步驟「只不過」是爲了反共。依照斐利浦·摩萊的說法，這是「走向法西斯的一步」，而獨佔資本就藉此開始建立政府對職工會的統治權。通過這法西斯領袖的立法，政府已限制罷工的權利，實行公開的破壞罷工，用禁令來統治，濫判壓迫性的罰款，取消集體談判權，限制用自由民主的方法選舉職工會職員，限止職工會的政治活動。如果工人所選的領袖拒絕簽署奴隸式的「反共」誓約，那末數以萬計的工人按照法律就得剝奪掉集體談判的權利。獨佔資本家手握塔孚特——哈特萊法案，猶如敕令，就振振有詞地拒絕職工會方面的合理要求，採用暴力來破壞罷工，並且恢復公司的集團組織。同時國會裏的勞工的陰險的敵人，甚至正在設計更「嚴密」的方法來破壞工人運動。」

四 種族歧視

美式法西斯的反動攻勢打擊人民基本權利的另一個方向，便是種族歧視。特別顯著的，是反有色人種與反猶太的歧視與迫害，正以驚人之勢在蔓延增長。

有一本關於黑人問題最有權威的著作，叫做『一個美國的難題』，一九四四年出版，統計南方人民，兩個白人中有一個自耕農，但是八個黑人中，才有一個自耕農。其他黑人農民則為佃農和雇農，他們受剝削的程度和生活的窮苦，和中國的佃雇農沒有兩樣。他們大多數一年的平均收入不過二百元。只要比較一下美國政府勞工統計局一九四七年年底公佈美國一個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費要三千八百五十元，便可想像那些黑人農民過的是什麼日子！

很多佃農連耕具、種籽、肥料、住屋等什麼都沒有，全由地主供給，全家大小日夜勞作，一切受命於地主，每年最多可以保留一半的收穫物。他們叫做『分穫者』(Sharecroppers)。『分穫者』從來不敢違抗地主，因為一旦被地主趕走，就很難另找到地耕，他們除了不得被地主任意買賣外，命運是和農奴一樣的。

在黑人佔全州人口半數的密西失比州內，全年教育經費化在每個白色小學生身上的是七一·六五元，每一個黑色小學生則為一一·九六元，即六與一之比。(見黑人團體於一九四

七年「致聯合國請願書。」

隆布金女士著的一本叫做「南方在前進中」的書，關於這個問題有一段話說：

「對於黑人的歧視，使他們陷於經濟上嚴重不利的地位。南方人的百餘萬黑人絕大多數停留在農業工作中，而且是最窮苦的農業工作。在城市中，他們的工作機關是有限的。在所有的工資勞動中，黑人佔三分之一，然而只有百分之八的熟練工人和百分之十的半熟練工人是黑人。他們主要做的是最下層工作，如僕役粗工。工廠和建築工業的非熟練工人中，他們佔了一半。百分之八十的僕役是他們。所有南方的木匠中，黑人只佔百分之十一，機匠只佔百分之十五。南方最大的工業——紡織業中，管機器的工人只有百分之二。五是黑人。」

C P U S A 會說：

「對於黑人的加緊迫害，清楚地顯示了帝國主義反動和種族壓迫在美國的抬頭。由於法西斯危機的發展，黑人正遭受最極端、最慘酷的經歷，而尤其是在南方。杜魯門的

【註】本段資料採自劉尊棋：「美國的「黑人問題」」，刊於「時與文」第三卷十三期。

公民權利委員會的報告以及G O P的選舉諾言，雖然說得那末動聽，可是鑒於杜魯門政府和共和黨議會的拒絕出力反對人頭稅和私刑，拒絕爭取公平雇用法委員會(E E P C)的立法，以及杜魯門拒絕以大元帥的資格取締軍隊中的黑人等等——內幕如何，已經暴露無遺了。因此，黑人的人民解放鬥爭，無論是對於全體美國人民，對於任何國家的民主力量，都是十分重要的。」

除了黑人外，最受排斥的另一部份人就是猶太人。據有資格的人說，現在美國反猶太的氣氛，比希特勒上臺時的德國，還要強烈得多（新共和週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杜魯門在他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受人權調查委員會報告的聲明中也承認說：「我們剛剛打完仗，種族和宗教的偏狹便開始作祟。而且威脅着我們在戰爭中所要爭取的東西了。」

排猶運動在美國本來是有長久的歷史的。十九世紀時的美國也不例外。不過那時美國還需要大批的勞工，成千成萬的猶太人就移民到美國。截至一九四七年，美國的猶太人有四百餘萬。據大英百科全書的統計，戰前全世界猶太人有一千五百餘萬。在歐洲的九百餘萬中，遭受納粹屠殺的約四百萬，所以戰前全世界的猶太人大約不過一千一百萬，其中三分之一

以上在美國。

美國排猶的傳統，到了三十年代以後，完全符合了現代法西斯反猶的類型。許多排猶團體是通過美德僑團直接受希特勒政府津貼的。紐倫堡審判中，納粹戰犯會供認在海外化去五萬萬美金作各種宣傳工作，其中一大部份就是用在美國的。自歐戰爆發到美國參戰，美國所有排猶運動都是和各種極端國家主義的、孤立主義的和全體主義的宣傳密切配合着的。戰爭結束，希特勒雖然倒了下去，他的衣鉢卻在美國承襲起來，並且一天天發揚光大了。

有許多右派團體的領袖專以排猶運動起家。例如『十字與國旗』雜誌（一九四一年創刊，號稱一萬二千份銷路）的主持人吉羅德·史密士，著名專欄評論家阿普頓·克羅斯，天主教神甫柯福林之類，這些法西斯領袖都和納粹一模一樣，用掛猶的外衣進行法西斯的宣傳組織工作。他們對中上資產階級說：猶太人都是共產黨。他們又對下層人民說：猶太人都是剝削你們的銀行家。去年，當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聲浪頂高時，他們更配合全國反動浪潮說：你們看，我們早已說過猶太人是侵蝕美國利益的外國陰謀份子，他們現在正把這裏榨取的財富搬到他們自己的老窩裏去。

說『猶太人都是共產黨』，是右派一箭雙雕的毒計。事實上，紐約有二百萬猶太人，但紐約的共產黨員（不到三萬）中很少是猶太人。一九三九年美共書記長（那時還是白勞德）在國會作證說，美國共產黨中，只有百分之二·五是猶太人。在歐洲，情形大抵相同。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聯共黨員只有百分之二·六是猶太人。一九三二年當希特勒上臺前，德共黨員登記的有五、九八〇、二四〇人，而當時全德國的猶太人不過五十五萬，其中大多數並非共產主義者。

猶太人掌握了美國金融經濟的說法，本是納粹宣傳的老調，美國法西斯領袖這種叫囂同樣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只要看看美國今天獨佔資本的最大世家如摩根、梅隆、杜邦、卡內基等，沒有一個是猶太人。華爾街是美國最排猶的地方；根室的『美國內幕』中指出，華爾街所有的大銀行和律師事務所都不許猶太人參加，這些就足證明這種謊言的無稽。【註】

五 思想統制

【註 本段資料採自劉尊棋：『猶太人在美國』刊於『時與文』第三卷十四期。

美式法西斯對於思想的統制也是不遺餘力。本書第二章第二節中早已指出，美式法西斯正廣泛地利用着出版物、無線電、電影、戲劇與教會的講壇來作『思想宣傳』。化在這些方面的費用，僅由N A M所支付的即達三十億美元。而掌握在N A M手中的檢查機構也正用一切方法與力量來窒息教本、學術著作、藝術圖書和影片中的進步思想。劉尊棋氏在其所著『猶太人在美國』一文中說：

『「君子之約」這個片子製成後，許多小城市拒絕放映。在有二百多萬猶太人居住的紐約只有一家放映。當去年國會「非美」調查委員會提訊好萊塢十一名作家時。竟宣布它是一個共黨的宣傳片，但是我沒有看見一篇評論，也沒有聽到一個美國人說，這個故事有什麼誇張的地方。』

即此也可見一斑。所以O P U S A會說：

『J·派納爾·托瑪斯和約翰·蘭金的觀點，已成爲教育界、藝術界、科學界以及公私職業界的去取黜陟的標準。明明暗暗的檢查制度和恫嚇行爲正四面八方向美國人民逼來，雖然好萊塢方面以及藝術界、科學界和勞動界各方面的抵抗運動正在茁長中。如

工人和人民的其他的民主權利一樣，繼續爭取社會進步和黑人解放的權利是最受蒙特法案的嚴重威脅的。聲名狼藉的托瑪斯—蘭金委員會的這一件法案如獲通過，將大大加速法西斯化的進展，那時警察政權將自藍圖躍入實行的階段。」

六 戰爭販賣

「法西斯就是戰爭」。美式法西斯對這一真理不會例外的。美國法西斯戰爭販子們怎樣以戰爭來恫嚇國外國內的民主人民，怎樣將世界推向戰爭，企圖以戰爭來鎮壓革命，以戰爭來延緩資本主義的危機，怎樣以戰爭的方式將資本主義危機的災禍轉嫁給工人與民主人民的身上，而讓獨佔資本從戰爭中獲得新的繁榮，賽爾提斯在其「豪門美國」一書中曾有一段極生動的敘說：

「在一九四七年春季的原子恐怖氣氛中，美國進步公民協會付了三千五百元的代價在紐約時報登了整版的告示，大字標題：「杜魯門先生，如果閣下意在石油，爲什麼說是希臘？」在梅迪遜廣場會有羣衆大會，演講者，包括華萊士和哈佛大學著名科學家夏

潑萊博士(Dr. Harlow Shapley)，呼籲和平，並反對以軍事援助希、土的杜魯門主義所明白顯示的第三次大戰的威脅。

「據三月十二日總統對國會的演講，杜魯門主義的目的是在防止蘇聯勢力和蘇聯哲學(馬克思共產主義)在歐洲的蔓延。然而英國工黨的報紙，許多其他歐洲各黨的報紙，甚至許多為華爾街服務的報紙雜誌卻公然聲稱，杜魯門主義是爲了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爲了推廣生意的計劃，又特別爲了阿拉伯豐富的油礦。

「魯斯的銷路最廣的生活雜誌對他的二千二百萬個讀者說(三月三十一日)：「第三次大戰已經開始了，並且已經開始了斥候戰的階段。」生活雜誌引了大段波恩漢(Burnham)的話。波氏是繼勞倫斯·且尼斯(Lawrence Dennis)之後爲美國法西斯精神理論上的支持者。波恩漢建議建立一個美利堅帝國「無需乎據有全世界的土地，然應控制全世界的政治，建立這種帝國時至少一部份須用強力(或者包括戰爭，至少戰爭的威脅是必須用的)，並且其中有一羣人士……應握有較大之權力」。

「這種高呼戰爭和美國對世界的統制乃是美國世紀的更進一步，是得到魯斯和許多

報紙支持的。雖然還避免引用希特勒的語彙，然而同樣的優秀民族掌握世界、統治世界的理論已經在標準的報紙上出現了。華爾街機關報更率直地贊成必致引入戰爭的主義，只要他能擴大美國國旗下的商業市場就得。例如商業週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在醒目的地位標着：「新外交，新商業；美國欲在國外防止共產主義即須對基地、救濟和復興有巨大的支出。然而美國商業必能獲得新的國外市場作為酬報。」

反動勢力正藉着戰爭的恫嚇把美國一步一步地軍事化。現在徵兵法案已經通過了；同時正如本書第四章第二節所指出，軍人已經干政了。而科學研究的全部活動已經完全軍事化，更是法西斯戰販的必要步驟。

蘇聯M·魯賓斯坦在其「美國科學界的軍事化」一文中有很好的揭發，現抄引如下：

近來又設立了一個陸海軍聯合研究發展會，使陸軍和海軍兩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連繫。它的主席是萬尼善·博虛博士，在戰時曾任管理科學研究的工作。

英國國會議員雷蒙·勃拉克本曾訪美國，考察這些事情，他說博虛博士，是在陸軍部長

柏特遜和海軍部長福雷斯泰出信保證予以全權和幾乎無限的資源後，纔允許接受這重要的職位的。博虛博士憑藉了這些資源和他與科學界的廣泛的關係，廣羅優秀的科學家入會，使它代替被國會各委員會所擱置的計劃中的民間科學指導中心，並在宗旨和傾向方面作了些相符的修正。

本年二月，美國陸海軍聯合宣告新研究中心已設立許多技術委員會，由第一流的科學家主其事。原子委員會主席康能德是哈佛大學的校長；飛彈委員會主席卡爾·康潑登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院長；電子委員會主席史屈拉頓是著名的科學家。

二月底，陸軍部宣稱正在擬訂一個計劃，務求『百分之百的利用在美國的每一個科學家和工程師』。那文告這樣說：

『全國科學團體正在進行調查，希望能夠及於全國每個會受科學訓練的人，藉以獲得一種完滿的記錄，以資應用。研究發展處正和此種團體合作，共同擬訂一個計劃，俾於必要時能夠把會受科學訓練的人員公平地分配予各大學，各工廠，各人民服務團體，以及軍隊方面。』

在戰前，美國每年用以作科學研究的經費約為五千萬元。去年這方面幾乎化了十億元，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化在軍用事物的研究上的。

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科學通訊員史坦芬·華哀德在『陸軍支出的研究』一文中說：陸軍資助科學研究的支出約當戰前大學所費的二十倍，或目前實業界所費的若干倍。據他的報告，康納爾大學的物理學教授斐利浦·摩立遜博士說過，美國物理學會的常會上的技術報告書有一半以上是陸軍或海軍出錢研究的結果。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實業家的機關報『商業週刊』在『科學穿上制服』一文中，作了一次廣泛的觀察，它說：

『一半由於陰謀，一半由於過失，國家對於純粹科學的經濟支持今日幾乎完全在軍人的控制中了。它的總方向視軍事的需要而定，它的財政來自軍費。』

『商業週刊』在該文的結論裏說：

『有些商人也許甯冒科學軍事化的危險……。雖然許多科學家慨歎研究的方針在軍事計劃裏必被歪曲，無可避免，而有些大學教授——眼看他們的試驗場已裝置得好好，

他們的電話號碼已編就，而金錢已在自由地流通——要他們破壞一件進行中的工作，也許會躊躇不決。」

科學家本身對於美國科學軍事化的加速進行的態度是值得注意的，大多數美國科學家對於軍事當局正在驅使他們走的那條不祥之路是明白的。「新時代週刊」曾屢次說起美國科學家的集體的或個人的抗議；他們並成立組織，反對科學的軍事化以及軍事化後必然無法避免的研究祕密化和一切科學發展的被歪曲。

一九四六年十月，在紐約『先驅論壇報』討論原子力問題的論文欄裏，著名的物理學家摩立遜博士宣稱，軍事當局管制科學，不但將妨礙美國科學的進展，而且，最重要的，「在全世界人士的眼睛裏，美國科學界將成爲更可怕的新戰爭的武器製造者了。」

去年一月，美國報紙使人注意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故。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世界知名數學家魏男教授，拒絕參加海軍部召集的一個討論快算機的談話會，因爲，他說，所討論的方法是預備用來改進飛彈的，而這種飛彈正是大規模屠殺的武器。在接見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通訊員時，魏男教授反對目前的軍方資助科學研究的研究制度，因爲研究結果的發明，其控

制權將落在「我最不能信託他們會加以善用的人的手裏。」

在發表於「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裏，魏男說：「我不想再發表任何未來的工作，如果這種工作在不負責的軍閥手裏會有害於人的話。」

但是這個人的抗議不管怎樣代表着美國科學家的情緒，事實上他們有的確乎已屈服於引誘了；軍方化在科學上的大宗款子確增加了科學家的收入，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在他主編的「新共和」雜誌的一篇社論說到這一點：

「美國科學家在想到他們曾經要用純粹科學來實現某種高尚的理想時，不覺內愧，但看看收入增加了，不失爲一種適當的安慰。」

美國科學的軍事化就是這樣在分化美國的科學家，腐化他們的一部份，把科學束縛於美國主義的戰車上。

所以CPU SA說：

「科學研究全部活動日甚一日地受制於軍方的管理。全國最大的學府現在是由陸軍

上將艾森豪做校長了。和平時期徵兵制和大學軍訓的鼓吹推動，其目的不但是要組織一支作戰的軍隊，而且是要武裝美國的青年，授以法西斯狹義愛國主義的毒素。」

七 加強獨佔

最後而且是最基本的自然是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加速滋長；這正是法西斯的根源。O P U S A 指出：

「華爾街的法西斯攻勢和戰爭狂的最富於威脅性的一面，是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加速滋長。這清楚地表現於政府所有和所經營的廣大工廠網。它們生產着戰艦、軍器和彈藥——而實際的管理權則操在獨佔資本代理人手裏。這特別反動的情形更通過了政府對原子彈和原子能生產的統制權而更加擴大，並及於一切和備戰有關的工業。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滋長，更因國際銀行、貨幣基金團、進出口銀行、復興銀團和聯邦準備銀行系的活動而欣欣向榮。

「上述的發展正被馬歇爾計畫所加速，這個計畫的執行將把美國的資源放在獨佔資

本手裏，用來奴役美國人民和歐洲各國人民。」

從上述的一串反共、反勞工、反人民、反民主、反和平的行動中已經可以明白地看出，法西斯危險的迫切，在美國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既成事實了。

第六章 法西斯的辯護人

一 美國『例外』論

美式法西斯危險的迫切已經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了。然而美國獨佔資本不但死亦不承認美式法西斯主義的存在，並且連美帝國主義的本質這一鐵的事實也抵賴了。它的論據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方式是與衆不同的。譬如史蒂華·吉士便在他的近著『明日的商業』中說道：

「……美國目前出產的工業製成品約佔全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六十。……它擁有全世界戰艦的百分之六十七，軍用飛機的百分之六十，商船的百分之七十，運輸飛機的百分之七十五。它的煤礦油井和水力發電廠所產生的動力佔全世界馬力的半數以上。」

除此以外，美國擁有最多的過剩食糧，約當五分之三的世界黃金存量，以及戰販們心愛的那可怕的原子彈。總之，美國是個生產最發展的國家。

杜魯門也在一九四七年七月間所提出的半年經濟報告中說，全國受雇者六千萬人，生產率年達二二五〇億美元（一九三八年是一五〇〇億美元），美國人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最高生活標準。杜魯門自豪地宣稱，美國是「人類的手和腦所曾設想和創造出來的最富饒和最強大的生產機構。」

威廉·福斯特當即對這樣的論調指出道：

「美國資本主義的觀念論者急急忙忙的就從美國這種繁榮的情形裏求出深遠的含義和理論來。他們要我們相信，所謂「美國方式」是根本異於和優於別處資本主義的「方式」的，同時由於它的特有的「自由企業」和大量生產，美國資本主義並不受制於日益影響着別處資本主義的那種衰落和崩潰。他們說，馬克思所發現的經濟和政治的原理不能應用於美國。這就是美國「例外論」。

「他們的意見是美國資本主義超然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特性之外，除此之外，他們還要我們相信：我國經濟制度之堅強，力足以把世界別處的資本主義救出目前的大難，而使它再度活躍。沒有美國的經濟和軍事的援助，他們認為許多國家的資本主義即將消

滅，而讓位於社會主義；但是有了美國的援助，依照杜魯門和馬歇爾的計畫，他們以為一切就可以重置於資本主義的機構裏了。這些「例外論」者相信，強盛的美國能够擊退國際社會主義而再造世界，即使不把它造得和自己一模一樣，至少也要造得可以安居樂業。他們相信，美國資本主義是一股魔術般的力量，能够拯救本該壽終正寢的國際資本主義，而使它死而復蘇。這套「例外論」在歐洲的法西斯黨人、保皇黨人、獨佔資本家以及一般的反動份子之間，也有許多信徒，他們正熱烈地盼望着富饒的美國能把他們從進迫的社會主義的手裏搶救出來，而給他們和他們的剝削制度以一個新的生命。」

這種錯覺其實是由美國的特有的優良的歷史條件而來的。美國資本主義的力量，比了別國支離破碎的資本主義制度，誠然較為強大，可是這不過由於美國資本主義具有着優越的發展條件的緣故。美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封建殘餘勢力較少，它擁有巨大的自然資源，廣大統一的國土，與取之不盡的勞力，它的地理環境具有高度的戰略價值，使它數十年來不必維持廣大的陸軍而避免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廣泛破壞，反而使兩次大戰成爲刺激美國工業活動和發展的巨大因素。這是因爲美國享有種種特殊的大便宜，而非由於美國資本主義的構造和性質有

什麼內在的優越性的緣故。

『例外論』根本上了自己的錯覺的當；他們截取了美國資本主義特有的從屬的現象，而據以求出絕對的基本的精神，他們忽視了資本主義的基層構造是到處相同的這一重要事實。而且美國資本主義的與眾不同的現象不僅不能證明馬克思的經濟政治原理不能應用於美國，恰恰相反，正證明列寧對馬克思主義闡發出的重大法則的正確性；他指出了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及其深遠的革命的意義。因為資本主義雖然在基本上到處一樣，可是發展的形勢和調子並不舉世一律的。『例外論』者便以那不一律的現象來掩蓋了到處一樣的本質。

二 幻想種種

美國『例外論』者培養了種種幻想，以為美國資本主義比了任何到處的資本主義有着先天的優越性。這類的幻想以下列各種姿態出現：

第一種認為美國資本主義的特色，是美國工業最典型的大量生產制。關於這點，威廉·福斯特曾指出：

「大量生產制非但不是美國「例外」地所獨有，而且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也並不給予任何機構力。……事實剛相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大量生產，由於增加對勞工的剝削，必使生產力與消費力之失調尖銳化。最後，資本主義的大量生產勢必促進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矛盾的腐蝕性，加強生產的社會性和分配的私有性之間的衝突。結果，大量生產非但不能減輕週期性的經濟危機，而且必然使危機更深刻、更多發和更延長。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危機影響美國和德國最嚴重，而大量生產的技術在該兩國也正最發達。……」

第二種幻想是：認為美國資本主義是非帝國主義的，或者甚至是反帝國主義的。其理論是：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強國相反，實行着「民主的國際主義」。關於這點福氏也指出：

「美國的沒有殖民地，必須根據兩點基本理由來解釋，這和所謂美國「民主的國際主義」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第一，美國資本主義數十年來一直忙於發展廣大的國內市場和開發豐富的自然資源，等到它加入國際集團去搶奪世界市場、原料和戰略領土的時

候，這個世界早已幾乎完全被英、法等先進的帝國主義列強所分享了。第二，由於它的

雄偉的資本供給和「金元外交」、「原子彈外交」，美國方能對於許多民族建立其有效的帝國主義的控制，使它們的經濟和政治制度附屬於它自己的制度。這點，它實際上是做到了，而形式上則並未把它們的國家淪為殖民地。講到在附庸國內建立假獨立的傀儡政府，美國真是個中能手。它目前的野心是要藉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壓力，把全世界置於它的勢力之下，這樣是毫不過份的。

「……因此，美國並非是使世界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穩定的政治力量，而是迫於為每年約二百五十億過剩資本和堆積如山的無法銷售的商品謀出路，是世界經濟政治形勢中最具分裂性、最具限制性的最反動的因素。它的政策所會造成的不是和平，而是戰爭。因此，如果華爾街的資本主義在這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例外」的話，那就是：它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最強的和最野心勃勃的帝國主義制度。」

第三種幻想，認為廣大的美國工人羣是非社會主義的，甚至是反社會主義者。工人非但不把社會主義作為他們的最後目標，甚至他們一般並不提出基本工業國有化的口號。大部分美國工人的頭腦已被資本主義的幻想所麻醉，尤其迷信着凱恩斯式的改良主義。關於這點，

福氏會如此說：

「美國工人階級如今所以不能……如其他的工人階級那樣組織一個自己的羣衆政黨，不過因爲美國的廣大工人羣衆，尤其是熟練工人，由於美國資本主義的優良環境，一直比別國的工人們過着較好的日子。然而許多「例外論」者，就此說美國工人階級，作爲一個被剝削階級，正在逐漸消滅，卻是胡說。……美國工人的被剝削的程度，正在與日俱增，他們的收入在他們的總生產中所佔的比率正在日益減縮。他們的生產力和消費力之間的鴻溝正在擴大，這是資本主義的致命傷。……」

「當美國的經濟情形更形艱難的時候，我們可以確定的說，我們的工人階級在繼續的剝削、大量的生產等等壓迫之下，定會拋棄資本主義的幻想，而在意識上和組織上大踏步前進。」

第四種，是認爲美國政府有神奇的民主再生力。因此，非但民主政治已經穩如磐石地成爲美國資本主義的基礎，而且杜魯門政府的（華爾街的）兩黨外交政策正在執行發展全世界別處地方的民主政治的十字軍任務。關於這點，福氏指出：

「這當然是一派胡言。美國政府是操縱在獨佔資本的手裏，除了在某種程度上它受着大眾的民主的壓力之約束之外，它的傾向，和任何地方的獨佔資本的傾向一樣，是向着法西斯反動派的。事實上，美國今日有着嚴重的、日甚一日的法西斯危險。因為這萌芽的美國法西斯主義，和美國其他的社會現象一樣，是在它自己特有的形式下發展着，所以是格外的陰險可怕。這種形式，因為要顧到美國的民主傳統，表面上自和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的形式不同，但是在本質上，它們同樣是社會的毒物。例如草創的美國法西斯主義似乎並無德、義法西斯的顯明的定於一尊的思想。因此在美國法西斯或半法西斯者的口頭，我們很少聽到「民主政治的破產」，「社會優秀份子的領導地位」，以及把戰爭宣揚為社會的動力……等等那套。然而美國的法西斯傾向，如見於塔孚脫——哈特萊法案，衆院的非美委員會的活動，對於黑人的私刑拷打及其他攻擊，反猶太運動的生長以及軍國主義的傳播等等，已經構成了美國內政上的真正的日甚一日的危險。至於外交方面，非但沒有如所說的培植世界民主政治，美國是在別處激勸一切反動勢力。以默書式命令着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獨佔資本家們已使美國陷於可嘆的地位，做了世界反動派

的主要組織者，這種反動派就是法西斯主義。華爾街的銀行家和實業家們和他們的歐洲的同志們一樣，本能地傾向一個法西斯的世界，雖然他們猶不敢如希特勒治下的德國弟兄那末大膽的坦白。」

三 理論一般

上述種種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最爲蓬勃。一九二〇年代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陶醉在『繁榮』裏，把『例外論』的理論編得花團錦簇。塔格威、卡佛、基萊德、胡佛等輩聲言美國工業已經成年了；它已經克服了它的內在的矛盾；美國不再有什麼經濟危機了；美國工人正在變爲資本家，而資本家在變爲工人；美國已經產生了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將使世界受其革命影響。他們大言不慚地高呼福特已經代替了馬克思。當時甚至C P U S A的總書記羅夫司東也接受了『例外論』的基本立場，把工業的『繁榮』譽爲『第二次產業革命』，認爲已經清算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預告着一般的資本主義將有一個很長的上揚時期。當C P U S A開除了羅氏及他的少數信徒並斥責了他的『例外論』以後不過三個月，

危機就如火燎原地爆發了。一九二九年十月的生產過剩大崩潰不但壓低了美國工業，也擊破了風行一時的「例外論」者的幻想。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資本主義受到了一個新的刺激，於是「例外論」的幻想再度復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大局的形勢是擺好了讓美國在戰後來企圖統治這個世界了。許多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希望這可以解決美國輸出大批剩餘商品和資本的問題。因此，資本主義的觀念論者，一切「例外論」者，都高喊美國拯救和重組全世界的道義責任。出版家亨利·魯斯甚至在戰爭結束之前，便喊出他那「美國世紀」的著名口號；伊立克·約翰史登寫了狂熱的巨著「無限的美國」，那是他根據他所謂「人民資本主義」所擬訂的一個帝國主義方案；還有無數的資產階級作家呼喚美國資本家「上前來拿」，莫失良機。他們的中心目的是要打擊國內的工人階級，打敗世界社會主義和重建一切主要國家的「自由企業」。這一切的總和便等於美國獨佔資本統治世界的方案，是納粹主義的美國版。

這時，C P U S A 總書記歐爾·白勞德又做了第二個羅夫司東，其荒謬則有過之無不及。結果白氏被開除了。關於這點，福斯特曾指出：

「戰局結束未久，而美國工潮起伏，政治鬥爭劇烈，國際局勢緊張，這一切早已打破了白勞德的荒謬的「例外論」的美夢。我不是說他們將不再想時時重溫這舊夢。未來的經濟危機早已有跡可尋，到那時無疑將粉碎種種殘餘的美國「例外論」，較之一九二九年的大危機擊滅當時如花怒放的這種典型的美國經濟和政治的幻想更爲澈底。」

這一切製造出的理論，不但企圖隱蔽獨佔資本的反動性，而正在掩護着法西斯主義的成長。可是，事實上，這些「例外論」不僅不足盡隱蔽掩護的用途，恰恰相反，正說明美式法西斯的特色。它是一個「有」的國家，它可以用「援助」的面目，用施捨的手段來掩護它的掠奪、劫持、奴役別國的目的。它保留民主的招牌，來掩護它的法西斯的本質。所以美式法西斯主義是具有偽善的面目，包着糖衣的，使被侵害者疎於防範，易於成爲它的俘虜。所以美式法西斯主義在其特有形式下發展着，表面上比了歐洲亞洲的法西斯主義和善，可是實質上卻更加陰險可怕。這正是美式法西斯主義——美國主義的特色。最毒的蛇常常是最美麗的。

第七章 人民沒有沈默

一 坦率的警告

這就是美式法西斯主義的輪廓，美國人民已經面臨着迫切的法西斯危險，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對於這，蘇聯會有十二個第一流的小說家、戲劇家和詩人向美國作家們發出了一封公開信，呼籲美國文化界的領袖，爲了全世界所有普通的誠實的人民，「高聲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新危險，反對戰爭販子，保衛各國人民的和平與友誼，保衛文化的共同聯繫和人類的幸福。」該信有云：

「美國文化界的代表和作家們：我們寫給你們這封公開信，因爲我們關切着文化和人類的前途。我們不願意向你們隱諱我們的警告，也不願意對着文化命運的新危險閉上

我們的眼睛。在反抗人類最大公敵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之後，這危險就立即一個接着一個發生了。

「我們對於這些危險比別人更敏感。我們的國家經歷了這樣難以相信的創傷，爲着保衛文化遭了這樣的剝奪的損害，我們是不能也無權不顧這新的威脅了。」

「我們要對你們坦率而明白地說，毫無保留地說，這樣的說是以爲你們是誠實的人民，僅僅兩年以前曾和我們並肩作戰的；我們都是偉大民族的代表，不久以前還在反抗共同敵人的鬥爭中流過血。」

「因爲關切文化的前途，我們對於貴國領導的輿論界的許多表現，不能不感到震驚。它是遠遠的越出了它的國界，使全世界都受影響。」

「我們要求你們想想這點：在你們的國內，經過反法西斯戰爭之後，竟有人在各種形式的掩護下，日益擴大地在主張着而且實行着的，骨子裏正就是那爲我們打敗的德國法西斯主義所主張所實行的同樣非人道的思想。」

「最近，在你們國內的重要政治家、外交家、軍人、工業家、記者以及甚至科學家

中間，法西斯思想已一定可以找到它的選手和代言人了。我們所指的那種思想，是起於暴力的崇拜，起於種族的歧視，起於主張「優秀種族」統治世界的理論，以及起於因歷史、文化和國家構造的不同，而煽惑對於別的民族的蔑視。這也包括了別國的國家主權的否定和對於別的民族的內部生活的干涉。

「拒絕容忍別國有不同於現行美國的理想和制度的存在，不正像法西斯的思想嗎？你們國內所聽到的新的戰爭煽動，不正像法西斯主義嗎？你們中也許有人因為每天聽慣了這些戰爭的呼籲，已經不以為怪了，唉！」

「不是拿所謂『美國世紀』做幌子，說要統治世界和建立世界的『新秩序』嗎？——那要求是出以恫嚇的手段，有時甚至運用暴力來反對各民族——這樣的要求，不是公開地重覆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我們不是天天聽到貴國許多代表的主張，說要把美國的社會秩序推行全世界，作為人類唯一最好而有用的秩序嗎？這難道不是法西斯主義可恥的理論與實際的再現嗎？法西斯的思想和那要求速用原子彈來反對那所有不同於美國制度的國家的呼籲，不是正相像嗎？」

「我們深深地相信，絕大多數民主的美國人民，並不會也不願同意那美國舊法西斯思想的支持者所高聲叫嚷的意見。如果我們不相信這一點，這封信就寫得毫無意義了。」

「我們知道你們人民，是曾經而且必將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不管它的形式和表現如何。我們毫不懷疑那文化的最優秀的代表——他們總是站在人民一邊的——一向是而且永遠是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敵人。」

二 人民的力量

蘇聯作家們的友誼的警告是坦率的。可是事實上，美國文化界雖顯得特別沈默，而廣大的人民卻並沒有沈默。

美國人民大眾對華爾街攻勢的抵抗，在廣度和數量方面，都在不斷地增強。

戰爭初結束時，工人以英勇的姿態從事於空前廣大的罷工鬥爭，獲得了重要的經濟勝利。

爲了反抗華爾街對美國人民的公民權利和民主自由的侵害，極重要的一部分工人會表現

了相當的活躍。這尤見之於反塔孚特——哈特萊法案的鬥爭。對於托瑪斯——蘭金委員會，對於杜魯門的效忠試驗，對於迫害黑人，對於反猶太，對於放逐，以及對於迫害共黨，工人們都會有行動表示。對於兩黨的戰販政策，對於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畫，也正在繼續鬥爭；並且開始在商店與工廠中的愛好和平的下層工人間，締造了行動的統一戰線，這種聯合行動正在迅速地展開。這些進步工人的經驗和政治警覺性與現尙爲一部分美國人民的和平鬥爭，早已開始影響到千百萬美國人——其中包含工人、小農、黑人、青年、中產階級和職員，以及民族團體的羣衆。這裏表現得最明顯的是人民的和平的新黨運動的不斷展開和知識份子、教育界、學生界以及工人、黑人等對該黨的日漸增加的支持。

在反戰反法西斯和爭取和平與民主的鬥爭中，黑人的地位日益重要。不論是在南方或北方，在爭取平等權利和人民解放的鬥爭中，黑人們懂得華爾街帝國主義是主要的敵人，而爲和平的鬥爭就是爲黑人、爲平等權利的鬥爭；有此覺悟的人數正在增加中。

在小農中間，對獨佔資本的反動的內外政策的抵抗運動也正開始有顯著的進展。一般農民都不擁護兩黨的戰販政策，尤其反對普遍軍訓。對於大企業的侵害他們的合作社，他們已

組織了相當廣大的運動來加以抵抗。他們反對而且將要抵抗全爲「製協」與總商會所建議的計畫，那是把三分之二的農民逐出商業性的農業之外。在許多農村中，華萊士有着强有力的擁護。

民族團體對於獨佔資本攻勢的抵抗也有重大意義。猶太羣衆的抵抗現在主要是準對着反猶太主義和種族歧視的威脅，保衛新生的以色列國。由於這些特殊的鬥爭，猶太羣衆正進入反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和爭取和平的更廣大的場合，不顧他們中間的華爾街代理人的蓄意阻撓。同樣地，其他許多民族團體和少數民族，由於他們的爭取平等、反抗種族歧視以及對原籍民主力量和民主政權的友愛，也正加入到和平民主的戰鬥。

青年界對於華爾街攻勢的抵抗也有有利的開展，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份退伍軍人已受帝國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宣傳而喪失了鬥志。婦女對於反獨佔價格，反生活費用高漲，保衛民主自由，推進人民衛生與教育的計畫，以及爭取和平，無不熱烈地參加戰鬥。

這一切說明了美國的人民正在覺醒起來，展開廣泛的反法西斯反戰爭的爭取民主和平的鬥爭。

三 一個重大的標誌

新黨運動在一九四八年選舉戰中的展開，正是美國覺醒的人民的鬥爭的展開與力量的成長的一個重大標誌。

這一個新的人民團體——新成立的華萊士的進步黨已接受了從前羅斯福——工人——進步力量合作時代的進步政策，現在正加以推進。這個團體是第二次大戰後嶄新的世界形勢下產生和發展的，因此，它獲得了一個新的、更高級的政治內容。

當年工人與羅斯福的民主合作是活動於民主黨的機構之內的，現在這新的人民團體完全不同了。它雖然包括着某些份子尚未與兩黨制度斷絕關係，可是卻產生了一個新的政黨和一個獨立的總統競選人，在一九四八年的大選裏向民主、共和兩黨的戰爭聯盟挑戰。這一個反獨佔、反法西斯的人民新黨的出現，加深了民主黨內部的危機，導致了它的分裂。它也影響了GOP的許多信徒，使他們脫離兩黨制度。

這個新黨的組織是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的。大企業自昔以來所藉以統治的工具——兩黨

制度，從此開始結束了。

不管產業職工大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高級人員方面怎樣強烈反對，新黨的工人階級基礎早已比一九二四年由工人團體正式支持的拉福蘭特第三黨運動所有的更廣大了。同時，這個工人基礎的擴大是新黨繼續發展和團結所極端必要的。新黨在農民間獲得了廣大的擁護，對於職業羣和都市中產階級也有極大的影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大選的結果，是杜魯門擊敗了杜威。然而，我們應承認，得票不多的華萊士和他的新黨，實在已經獲得了初步的勝利；因為，杜魯門的當選，第一表示了美國人民厭惡臭名昭著的杜威和共和黨，第二表示了美國人民衷心要求的是真正的民主和平，而杜魯門和民主黨不過用花言巧語和紅帽子的恫嚇來叫美國人民上當，這是不能長久的。

華萊士的新黨是一個重大的標誌，但也還只能算是一個重大的開始。在美式法西斯主義正猖獗發展的時候，美國人民有着一個空前重大的歷史任務，這任務就是要擊敗戰爭販子與法西斯份子，一勞永逸地擊破獨佔資本的反動統治制度。魔高一尺，道應高一丈。

正在到來的美國恐慌

宋伯輝編譯

社會主義思想史

陶大鏞著

戰後日本問題

思慕著

蘇聯經濟小史

林秀編譯

歷史唯物論淺說

莫英著

★ 洪 秀

全 泰 牧 著

★ 列

甯 明 之 著

★ 田 野 的 雜 草

周建人著

★ 即將出版

士 林 書 店 發 行

上海(9)新開路斯文里一七九號

論美國主義

著者 俞 林 書 店 蔡
發行者 士 林 書 店 蔡
定價 金 圓 九 元
上海新聞路西斯文里一九七號
外埠酌加郵運費
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05)1—1000

19252

\$ 9.00